

主 婦

Dostoevsky 原著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主 婦

Dostoevsky 著

白 萊 譯

主

婦

第一篇

(一)

阿爾頂洛夫最後決心要換一換他的寓所了。他同住的主婦是一個窮而且老的寡婦，她的丈夫是一個辦小差使的。她因為某種原由離開彼得堡，動身往一個遙遠的省區去和親戚們同居，在本月一日阿爾頂洛夫寄寓的時期滿了以前。往下住着直等到期滿，這青年人惋惜地想着他的老寓處，而且覺得煩惱，因為一定要離開牠們；他窮然而寓所是貴的。在他的主婦去了的次日，他拿起他的便帽，出去溜逛彼得堡的後街，看住宅大門上豎立着的所有的招貼，情願選擇最髒而且人最稠密的

—1—

283518



一帶房屋，在那里常有較多的機會在某個窮租戶的一小層樓上找一個小住處。

他找了好久，非常細心地，但是不多時新的，幾乎不知道的，感觸臨到他了。

他起初忽地，心不在焉地四望，接着便注意，最後竟帶着極端的好奇心了。大街上的羣衆和慌擾，喧聲，動作，對象的新異和他的地位的新異，所有城市生活的瑣屑的日常的瑣事細物，如此地厭煩對於一個忙碌的彼得堡人，他消磨他的一生於徒然的努力之中，永遠不能藉着勞苦，藉着汗以及各種別的方法，獲得一個暢適的小家庭，在裏面平安地，靜靜地休息，——這一切的無味和厭倦在阿爾頂洛夫心中正相反地喚起了一種溫和的喜悅和寧靜。他的灰白的兩頰開始漲着一陣輕微的紅暈，他的兩眼開始好像帶着新的希望似的發光，他深深地熱心地吸着冷冷的新鮮的空氣。他覺得特別地快活。

他常是過着一種安靜的十分孤寂的生活。三年以前，他受了學位之後，大半能自由行動了，便去看一位老人，他只是間接地認識了他，他等了好久，穿號衣的僕

人們纔同意把他的名字遞進去第二次。於是他便走進一個黑暗的，高聳的，而且荒廢的房間，這些看來陰沈的房間中的一個，仍然可以在那為時代所保留下來的一般舊式家庭的大邸中發見的；他在那個房間裏看見一位灰白髮的老人，掛着各種的勳章，他就是他的父親的朋友兼同事，是他的保護人。老人遞給他一小捲票子。這成了一個很小的數目：這便是他的祖傳的產業拍賣還債後所剩下的一切。阿爾頂洛夫漠不關心地領受了他的遺產，永遠離開他的保護人，走出到街上去了。這是一個冷的，陰沈的，秋天的晚上；這青年人彷彿作夢似的，他的心為一種不自覺的愛傷碎了。在他的眼中有一道火光，他覺得發熱病似的，一陣熱，一陣冷。他計算他的錢能夠化兩三年，或者甚且減去一半口糧夠化四年。天漸黑了，而且開始下起細雨來。他租下他所碰着的第一個住處，一點鐘之內便搬進去了。他在那裏把自己關起來，好像是在一個修道院裏似的，好像他丟棄了這世界似的。在兩年之中他變成了一個純粹的隱士。

他並不自覺地變得怕羞而且不喜社交；同時，他從來就不知道還有另外的一種生活——充滿了喧鬧和吵鬧，不住的激動，不住的變化，牠正請着他，而且早遲是不能免的。不錯，他不能夠避免聽見牠，但是他從未知道牠，也從未找着要知道牠：從童年起他的生活便是例外的；而且現在比向來都是更例外的了。他被那最深沉，最無聲的熱情吞噬了，那熱情吮着一個人的全部的生命，然而並不為像阿爾頂洛夫夫的一般人在實際的日常活動的境內預備任何好處。這熱情便是科學。同時牠消耗着他的青春，以牠的慢慢的，醉人的毒藥損害他夜間的睡眠，劫去他的滋養的食物和新鮮的空氣，這東西從未侵入他的悶人的住處。然而，被自己的熱情迷醉了，阿爾頂洛夫夫不願去注意牠。他年青，而且別的沒有什麼求的。他的熱情使他在外界的生活上成了一個嬰兒，而且當他必須給自己在人們中間弄個地位的時候，他完全不能夠強使別人站在一旁。有些機伶人的科學在他們的手中乃是一種資本；但於阿爾頂洛夫夫科學乃是一種反對自己的武器。

他與其說是受了一種合於邏輯的，限定清楚的研究和求知的動機的鼓舞，還不如說是受了一種本能的衝動，直到現在他所做的其他各種工作，甚至於最瑣屑的，都是這樣。就是在兒童時代人們都以為他奇怪，不像他的同學們。他從來不認識他的父母；他應忍受同學們的粗魯殘酷的待遇，這是他的古怪的，冷慢的性情激起的，而且這使他真正地冷慢而又乖戾，漸漸地他在習慣上變得越發越發隱避。但是在他的寂靜的自修室從來就沒有什麼秩序和系統，甚至於在此刻還是那樣；就是在此刻他還只有藝術家的最初的狂喜，最初的狂熱。他為自己創造着一個定則，這纏繞在他的心中多年了；朦朧的，渺茫的，但極其感人的一種概念的像，成爲一種新的，明瞭的形狀，漸漸地在他的靈魂中現出來了。而且這形狀渴望表現，攪擾着他的靈魂；他還是怯懦地覺出牠的發端，牠的真理，牠的獨立：創造的天才已經顯示出來了，牠正在集合力量，正在成形。但是具體和創造的時候遠遠着哩，或者很遠，或者簡直不可能！

現在他在大街上走逛好像一個隱士，好像一個逸士忽然從他的寂靜的荒野來到喧譁的，咆哮的城裏。一切事物在他看來新而且奇。但是他如此遠離那在他四週湧着的，噼啪着的一切的世界，他對於他自己的奇異的感觸並不奇怪。他好像並不覺得他自己的隔離；正相反，在他的心中發出一種快樂的感情，一種迷醉，好像一個在長期禁食後有了酒肉放在面前的餓人的銷魂；自然，雖說這是很奇怪的，像換一換寓所這樣的一件小新事竟能激擾而且驚動任何彼得堡的居民，甚至於阿爾頂洛夫，但是道理是在這：他幾乎就沒有做過出門帶着一個實際的目標這麼一回事。

他漸漸覺得在大街上走逛有趣了。他好像一個 Flaneur 四外張望着一切東西。

但是，就是現在，照常是無關緊要的，他讀着那鮮明地陳在他面前的圖中的含意，好像讀着書行中的含意似的。每種事物都打擊他；他並沒迷失一個印象，以注神的眼睛審視過路人的臉，注目四周一切東西的特點，而且親愛地聽着人們的言語，好像在每種事物中證實那在寂寥的夜間的死寂裏所作成的歸結似的。時常某種

小事印入他的心上，於是發生了一種意念，這是第一次他覺得煩惱，他這般地活活的把自己葬在小洞裏。這一切事物移動得更快，他的血脈充滿而且迅速，他的心智此刻急速地，恬靜地而且勇敢地工作，那心智曾經被寂寞所壓抑，只是藉着盡力的，得意的活動始得鼓舞而且興奮起來。並且，他有了一種不自覺的渴望，要將自己擠進這個生活裏去，這個生活于他是這麼新異，他直到如今只是藉着藝術家的本能知道了牠，——或者更正確地說，先見了牠。他的心開始帶着渴望愛與同情本能地怔忡着。他更加注意地看着從他面前經過的人；但是他們是生人，心中有事，自己沉思着，阿爾真洛夫的輕浮的歡快漸漸開始不自覺地消去了；現實開始重壓着他，在他的心中喚起一種不自覺的恐怖與威嚇。他開始因新的印象的飽饜而疲倦了，如同一個病人第一次愉快地從病床上起來，而又暈眩的頹下，為動作所昏迷，為在他身旁騷動的羣衆中的五光十色，生的旋轉與喧嘩所疲乏。他開始感覺得抑鬱而且不幸，他開始充滿了恐怖，為了他的一生，為了他的工作，甚且為了他的將來。

一種新的意念毀壞了他的安靜。這一種思想忽然來到他的心頭：他終生孤獨着而且沒人愛過他——而且，實在，他也不曾愛上了一個人。在他散步之初的時候，也得機會談話的幾位行人無禮地，奇異地看着他。他看出他們是把他當作一個婦人或一個非常特異的，反常的傢伙，這確是完全不錯的。他記得，他一到那裏的時候，人人都常是有些不舒服，就是在他的童年的時候，因了他的多夢想的，頑固的性格每人都避着他，對於別人的同情於他永遠是難的，苛刻的，而且別人就沒有看出來過，因為雖說在他的心中有同情存在，但其中却沒有道德底的相同可以看得出，這件事即在他的童年便煩惱他，那時候他完全不像他同年紀的孩子們。現在他記憶着，回想着，始終人人都是把他撇下，從他面前走過。

他並沒注意這點，來到了彼得堡的一個角落，遠離城市的中心。在一個冷落的酒館裏喫了點飯，他又走出去逛了。他又穿過許多大街和方場。在牠們的那面展着長長的灰色的黃色的牆；他開始並碰不着富足的房屋而碰着十分傾毀的小房屋了。

難在這中間的有宏大的工廠，巍巍的，煤汙的，紅色的建築物，帶着長的烟筒。這四周是荒涼的，一切東西都好像兇惡而且怕人，至少在阿爾頂洛夫看來是這樣。此刻已是傍晚了。他走出了一條長的邊街，進入一個方場，這裡立着一座教區的教堂。

他並不打算便走進去。禮拜剛完，教堂幾乎是空的，只有兩個老女人靠近入口處跪着。總司事是一個蒼灰髮的老人，正在熄蠟燭。西沉的夕陽的光線從圓屋頂上的一個窄窗上流下，以眩光的海漲溢着一個小教堂，但是眩光變得漸漸模糊起來，聚集在圓屋頂下的黑暗越發黑，金黃的聖像便越發鮮明地閃耀着，反映着燈和亮的搖動着的光。在一種深沉的抑鬱和悶窒的情感中間，阿爾頂洛夫在教堂最暗的牆角靠着，而且立刻沉入好忘鄉了。當平衡的，沉重的兩個人的步聲在屋中應聲的時候，他蘇醒過來了。他睜開雙眼，看着兩個前進着的人，一種不能述說的好奇心佔據了他。他們一個是老人，一個是少婦。老人身體高，仍然挺直，而且外貌健壯，

但是面目消瘦，且有一種帶病的灰白色。從他的外表看來，他會被認為一個來自遠方的商人。他穿着一件用裘緣邊的長而黑的上衣，顯然是一件假日的衣服，他鈕子不扣的穿着；在這上衣裏面可以看見另一種俄國式的衣服，鈕子密密地從頭釘到底。他的精光的頸額為那輕率地結着的鮮明的紅手巾蓋着，手中擎着一頂皮帽子。他的稀，長，灰色的鬚鬚拖到胸膛，他的如火的，灼耀着的雙眼從他的蹙着的，上懸着的眉下閃射一道倨傲的，拖長的注視。婦人約二十歲，驚人地美貌。她穿了一件華麗的，藍色的，皮邊的短衫，她的頭蓋着一塊白緞的頭帕，在頤下結着。她雙眼下垂地在走，一種鬱鬱的尊嚴透過她的周身，而在她的臉的孩氣地溫柔的，和露的曲線的美的外形中活鮮地傷心地反映着。在這驚人的一對中有種奇異的東西。

老人在教堂的中間靜靜地站着，向四面鞠躬，雖然教堂是十分地空洞；他的伴侶也照樣地作。於是他牽着她的手，引她到聖母的像前，這教堂就是奉獻給聖母的。祭壇上正輝煌着，蠟燭的眩光在黃金與寶石上反映着。教堂總司事是最後一個

留在教堂裏的，向老人恭敬地鞠躬，老人向他點一點頭。婦人在聖像前低下頭來。老人擎起聖像的座上掛着的帷帳的邊，蓋在她的頭上。一陣窒悶的嘆聲在教堂中回應。

阿爾頂洛夫被這一幕劇的莊嚴所感動，著急地等着牠的結局。兩分鐘之後，婦人抬起了頭，鮮明的燈光又照在她的迷人的臉上。阿爾頂洛夫驚起向前走了一步。她已經將手交給老人，他們安靜地走出教堂。眼淚從長的眼毛下的暗藍的眼睛中湧出，那眼毛反照着她的臉的乳似的蒼白，眼淚從她的蒼白的頰上滾下。在她的雙唇上有着一陣微笑的閃光；但在她的臉上有着小兒般的畏懼與神秘的恐怖的痕跡。她害怕地擠着緊靠着老人，可以看出她由感動而戰慄。

阿爾頂洛夫被他那新奇的一種甜蜜的久存的感情所淹沒，所苦痛，便迅速地跟着他們，在教堂的門間趕上了。老人帶着無情的粗野看着他，她也瞥視他，但是漠然地，並無好奇心地，好像她的心思被某種渺遠的思想吸收去了似的。阿爾頂洛夫

跟着他們，並不明白自己的行動。這時天色變得十分黑了；他距離不遠地跟着。老人和少婦轉入一條寬長的大街，滿是小販的貨攤，雜貨店，和小館，直達城關。他們又從大街上轉入一條窄長的胡同，兩邊有長牆，順着一座四層樓房的牆築的，從這樓房的門又可進入另一個也是大而且擁擠的街衢。他們緊靠這房屋行走，忽然老人回身不耐煩地看着阿爾頂洛夫。這位青年人不動地站着好像中鎗了似的；他自己覺得他的衝動的行為是何等地奇怪。老人又回顧一次，好像他要使自己相信他的威嚇的注視發生效力了，於是他們兩個，他和少婦，從院中的窄門進去。阿爾頂洛夫走將回來。

他是在最不悅意的心情中，而且煩惱自己，想他浪費了白日的時光，白白地把自己弄疲乏了，而且因了冒昧地將一件非常平常的小事擴大得到愚蠢的結果。

無論在早晨因了他的幽居的習慣他自持是如何地嚴肅，然而他遠避着在他的外面的——不是內部的——藝術家的世界中足以分他心的，足以銘刻於他心的，驚動

他的事物。現在他悲傷地，惋惜地思想着他的隱蔽的住處；於是他便被關於自己的不定的情形與眼前的奮鬥的煩焦和抑鬱所壓倒了。最後，他疲乏了，不能將兩種意念放在一塊，在夜晚時他往自己的寓所去，而且驚異地證實了：他要經過自己所寄居的房屋。目瞪口呆的，他擺着他的頭，困憊壓倒了他的漠然的心情，走上樓，最後達到屋脊下的頂樓。他在那里點了一隻蠟燭，——遲了一分鐘，哭泣的婦人的像貌活潑地在他的想像中浮起。這印象是這麼灼熾着，這麼深刻，他的心這麼熱切地描摹那些和藹的，溫柔的人物，帶着神秘的感動與恐怖顫動着，在銷魂或孩氣的懺悔的眼淚中沐浴；在他的眼前有一層霧，一陣情火的刺感好像穿透了他的四肢。但是這異像存在並不長久。在狂熱之後，在銷魂之後便發生反省，接着便是煩惱，接着便是無力的憤怒；他衣眠不脫便躺在他的硬床上了……

早晨阿爾頂洛夫很遲才醒來，帶着一種易感的，怯懦的，抑鬱的心情。他急忙地預備妥貼，幾乎勉強他自己集中心思於實際的問題上，於是動身向他昨日巡禮所

走的相反的方向走去。最後，他找到了一個寓所，這是一個窮德意志人叫作斯皮思的一座小樓中的一間小房，這位德意志人單單的和他的女兒叫作提亨的住着。收了一份定錢，斯皮思立刻將那釘在門上招引寓客的貼子取下，讚揚阿爾頂洛夫對於科學的專心，而且他允許自己要同他熱心地研究。阿爾頂洛夫說他當晚就要搬來。他從那裏回家，但是他變了心，轉向別方去了；他的自信心返回了，他笑他自己的好奇心。在他的著急中，這路程在他看來好像很遠似的。最後他來到他昨晚所到過的教堂。晚禮拜正在做着。他擇了一個幾乎能夠看見全場的位子；但是他所尋找的人物都不在那裏。等了多時以後他走了，紅着臉。果決地壓抑着他內心裏的一種不能自主的感情，他頑固地勉力要強迫他自己，要變一變自己的思潮。想着日常實際的事情，他記得他還沒吃飯，自己受着餓了，便走進他日昨所吃飯的小館裏去。在大街上他不自覺地游逛了好久，經過擁擠的與冷落的胡同，最後走出來到了一塊荒蕪的地方，在這城市的盡頭是一座漸漸變黃的牧場的樹林；當死一般的靜寂以牠的奇

翼與生疏打擊了他的時候，他纔清醒過來。這是一個乾燥的，寒冷的日子，彼得堡的十月常常有的。離這不遠有一座村舍；靠近這村舍立着兩個草堆；一匹有著優美的肋骨的小馬沒配鞍的站着，低垂着頭，伸着舌，在輛小小的兩輪輕車的旁邊，好像沈思着什麼事情似的。一條守門狗，狺狺着，在一個破車輪旁邊嚙着一塊骨頭，一個三歲的小孩，除了短衫什麼都沒穿，忙着梳牠的蓬鬆的白頭，奇怪地凝視着來自城市的孤獨的生人。在村舍的後面有一塊牧場和村舍菜園。在地平線上對着藍蔚的天空的有一塊樹林做的黑的補釘，在相反的一方則有厚厚的白雪，好像追逐着牠們前面的一羣飛鳥，無聲地一個跟着一個橫貫天空在移動。一切都是靜寂，似乎，嚴肅地抑鬱，充滿了忐忑着的隱藏的躊躇……阿爾頂洛夫向前，向前地走着，但是孤寂重壓着他。他回到城市去，從那裏忽然飄浮着沉重的鈴聲，打鈴做晚禮拜；他加大他的步武，不久他便走進那從昨天以後即於他十分親熱的教堂裏來了。

不相識的婦人已經在那裏了。她就在入口處跪着，在一羣禮拜者的中間。阿爾

頂洛夫擠過稠密的羣衆，這羣衆就是乞丐，衣服襤褸的老女人，病人，和跛子，他們都在教堂門口等着施捨。他便在這生人的身邊跪下。他的衣服觸着她的衣服，而且他聽見從她雙唇不定地吐出的氣息，當她低語一個虔誠的禱告的時候。如同先前一樣，她的面容帶着一種無限度誠的感情顫動着，眼淚又在下落，乾在她的燃燒着的兩頰上，好像正洗去某種可怕的罪似的。在他們一起跪着的地方是十分地黑暗，只是時常油燈的暗昧的火焰，在那從窄窄的開着的玻璃窗上來的流動的風中搖閃，投射一陣顫動的閃光在她的臉上，這臉上的每點都印在青年人的記憶中，使他的眼睛游泳，而以渺茫的，不能忍受的痛苦裂碎他的心。但是這種苦楚却有牠的特別的，熱烈的狂悅。最後他不能夠忍受了；他的胸膛開始忽然地帶着一種甜蜜的，生疏的渴望戰慄而且疼痛。他於是嘆息起來，以他的狂熱的頭灣倒到教堂的冷的鋪道上。他什麼沒看見，什麼沒覺到，除了他心中的疼痛而外，這疼痛以甜蜜的苦楚刺惑着。

這種極端的易感性與缺少抵抗力會被孤寂發展起來的，或這種心的衝動性會在漫漫的，失眠的長夜底空虛的，窒悶的，絕望的寂靜裏，在精神底不自覺的渴望與急切的激動中發出來的，直到最後牠預備要爆發而且找到一個出口的時候，或者簡直就是：那莊嚴的瞬間忽然到了，而且這是不能免的，正如在一個陰沈的，悶人的日子，全天空忽然變黑，一陣暴雨傾注在焦灼的大地上，掛着珍珠般的雨點在翠綠的枝上，打倒草，禾，將溫存花杯壓倒地上，因此以後在太陽的第一次的光線照射下，萬物又蘇生過來，眩耀着而且升起去迎接牠，向天空勝利地舉起甜美的，茂盛的馨香，歡天喜地的在新生活中……

但是阿爾頂洛夫此刻不能想他自己是怎麼一回事。他幾乎失了知覺。

他差不多就沒注意禮拜是怎樣完畢的，只是在他跟着不相識婦人後面穿過擁在入口的羣衆的時候，才恢復意識。他時常碰着她的明晰的，驚疑的眼睛。每分鐘被往外走的人們所阻止，她轉身向他不止一次了；他可以看見她的驚異變得漸漸大起

來，而且忽然地臉上現出一道如火的紅色。在這個時候，同樣的老人從人叢中又走上前來，挽着她的膀臂。阿爾頂洛夫又碰着他的粗暴的，譏刺的注視，一陣奇異的惱怒忽然抓住他的心。最後他在黑暗中看不見他們了；於是他用一種超人的努力向前衝擠，走出了教堂。但是新鮮的晚間的空氣不能使他復原，他的呼吸覺得受了壓抑而且窒悶，他的心開始慢慢地猛烈地怔忡，好像要打破他的胸腔似的。最後他看見他真失去了他的生人了——他們既不在大街上，也不在小巷裏。但是一種思想已經來到阿爾頂洛夫的腦中了，他造着一個新奇的，堅定的計劃，這般的計劃雖然魯莽，但實行出來的時候，大抵成功的。第二天早晨八點鐘的時候，他從胡同邊沿往那住宅，走進一個窄而且髒的後院，這後院好像住宅裏的污水坑。正在院中作事的門房，不動地站着，以他的下頤靠在鏟把上，上下地打量着阿爾頂洛夫，問他要什麼。門房是一個年約二十五歲的小伙子，是一個韃靼人，有着一幅看來非常老的臉孔，上面蓋着皺紋。

『我找一個寓所，』阿爾頂洛夫著急地回答。

『那個寓所？』門房間，帶着一陣冷笑。他看着阿爾頂洛夫好像他完全知道他似的。

『我要一層樓房中的一間用具完備的房子，』阿爾頂洛夫答道。

『那院子並沒有，』門房含糊地答道。

『這裏呢？』

『這裏也沒有。』門房又拿起他的鏟子。

『或者他們將讓我找一間，』阿爾頂洛夫說，給門房十個戈貝克。

這個韃靼人瞥視阿爾頂洛夫，取了十個戈貝克，於是又拿起他的鏟子，在一個短促的沈默之後，宣說道：『沒有寓所。』但是這位青年人沒有聽見他；他順着爛朽的，搖動的木板走，這木板放在池中，對着從那院子進這住宅的寓所的一個入口，一個黑，黢，泥爛的入口，看來好像溺入池中似的。在低一層房裏住着一個窮

作棺材的。阿爾頂洛夫從他的愉快的工作室經過，又從一條半破的，滑腳的，螺旋形的樓梯爬到上一層樓去，在黑暗中他試着粗麻布氈蒙着的重而笨的門，找到了門稍，把門開了。他並沒錯。在他的面前站着同樣的老人帶着極端的驚異注視着他。

『你要什麼？』他猝然地問道，幾乎耳語似的。

『有間房子出租麼，』阿爾頂洛夫問，幾乎將他所要說的一切話都忘記了。他看見在老人肩膀那邊的少婦。

老人開始靜靜地關門，把阿爾頂洛夫關在外面。

『我們有屋出租，』少婦的友愛的話聲忽然說道。

老人放下門不關了。

『我要一個小住處，』阿爾頂洛夫說，趕緊走進房中，向美麗的婦人談話。

但是他驚奇地停住，好像化成頑石一般，看着他的將來的主人和主婦；在他的眼前是一個啞子，驚人的一幕劇正在演着。老人蒼白得如同死人一般，好像就要失

去知覺似的。他用一種鈍遲的，固定，考察的注視看着那婦人。她起初也變蒼白了；接着血液便湧上臉孔，她的兩眼奇異地閃着光。她領阿爾頂洛夫到另一間小房裏。

這全層樓房是一間很大的房子，用格牆分成三間。從外邊的房子他們直走進一條窄而黑的過道，直接相對的便是門，顯然通到格牆那邊的臥室。在右邊，過道的那一邊，他們走進那要出租的房間；窄而且小，擠在兩道格牆和兩個低矮的窗戶的中間；牠被日常生活必需的用具封鎖住了；可憐而又局促，只是還乾淨的過得去。家具有一張樸質的白棹子，兩張樸質的椅子，在牆的兩邊有一個大櫃。一幅大的，舊式的聖像在一個金龕裏，放在牆拐的一個架子上面，一盞油燈在牠前面點着。有一個大而笨的俄國火爐，一半在這間房裏，一半在走道裏。這是明明白白的，在這樣的一層樓房裏三個人住是不可能的。

他們開始商議條件，但是不連結地而且彼此幾乎都不瞭解。離她兩步遠，阿爾

頂洛夫可以聽見她的心跳動；他看她因激動而顫戰着，好像害怕似的。最後他們成立了什麼一種協定。青年人聲說，他立刻就搬來，而警視他的主人。老人在門前站着，仍然是蒼白的，但是一陣安靜的，甚且夢幻似的微笑偷上他的雙唇來了。碰着阿爾頂洛夫的眼睛他又皺一皺眉頭。

「你有執照麼？」他忽然問道，用一種高而且猝的聲音，替他開了往過道走的門。

「有的，」阿爾頂洛夫答道，忽然被阻。

「你是誰？」

「瓦西里阿爾頂洛夫，貴族，並沒辦事，從事私人的工作，」他答道，打入老人的聲音。

「我也是這樣，」老人答道。「我是伊里亞莫恩，工匠。這夠了麼？你可以去了……」

這一點鐘阿爾頂洛夫便在他的新寓所裏了，這出乎他自己和那個德國人的意外，那個德國人連他的盡責的提亨一起正開始猜疑那新寓客欺哄了他們了。

阿爾頂洛夫不明白這一切是怎樣遭遇的，他並不要明白：

(二)

他的心這麼猛烈地跳動着，他昏了，一切東西在他的眼前都是綠的；他機械地在他的新寓所裏忙着佈置他的簡單的東西：他解開那裝着各種必需的物件的口袋，打開裝着書的箱子，而且開始把他們安排在棹子上；但是立刻這所有的工作從他的手中落下了。每分鐘在他的眼前浮起那婦人的面象，和她的相遇，那般地困擾了，攪亂了他的全部的生活，她以那麼不能抵抗的，劇烈的銷魂充滿了他的心——而且這樣的幸福好像立刻漲溢着他的飢餓的生命，他的思想變得錯亂，他的靈魂在痛楚與困惱中昏絕。

他拿起他的執照，要交給主婦，希望得一瞥她的容顏。但是莫恩把門只開了一點；他從他的手中取了執照，說道，『好；平安地生活吧，』又把門關上了。一陣不快意的感情壓倒了阿爾頂洛夫。他不知道爲什麼，但是看着這老人却是叫他煩厭的。在他的眼中有種惡毒的，侮慢的神氣。但是這不樂意的印象迅速地消逝了。比較着他以前的呆滯，阿爾頂洛夫在過去的三日算是生活於人生的急旋中了；但是他不能夠回想，他確是害怕回想。他的全部的生活都是在一種升騰和渾沌的情況中；他模糊地感覺着彷彿他的生活折成兩斷了：一種渴望，一種希冀把住了他，沒有其他思想攪擾。

在迷亂中他走回到他的房中。在那用以烹調的火爐旁邊，一個矮小的駝背的老女人正忙着作活，那麼醜醜，穿着那樣破衣服，看着她真令人可憐。她好像脾氣很不好，時常自己咕咕咕咕的，以雙唇嚙嚼着。她便是主人的僕婦。阿爾頂洛夫要同她談話，但是她不願說話，顯然是由於生氣。最後喫飯的時間到了。老女人從爐中

取出菜湯，點心和牛肉，端給她的主人和主婦。她將這同樣的東西給阿爾頂洛夫一點。午飯後這一層樓中是死一般的靜寂。

阿爾頂洛夫取了一本書，用去好多時候翻書頁子，勉力要追尋他以前所常讀的地方的意義。他忍不住了，拋下書，又開始收拾他的房間；最後他拿起他的便帽，穿上上衣，走出到街上去了。無目的地走着，並不看路，他仍然盡力聚精會神，集攏他的散漫的思想，要稍為想一想自己的地位。但是這努力只使他悲傷，使他痛苦。他輪迴地被熱與冷所攻擊，而且有時他的心那般猛烈地跳動，他不能不靠牆以自持。『不，不如死吧，』他想；『不如死吧，』他用熱烈的，顫動着的雙唇低語，幾乎就沒想到自己在說着什麼。他走了好久；最後他覺着自己濕透到皮膚了，這才知道天正在下雨，他走回家去。離家不遠他看見他的門房。他猜想這個韃靼人是帶着好奇心注視了他一些時，當他看見人家看見他了，於是便依舊走他的路。

『晨安，』阿爾頂洛夫說，趕上了他。『你叫什麼名字？』

「人倒叫我門房，」他答道，拉着嘴。

「你在這裏當門房長久了麼？」

「長久了。」

「我的主人是一個工匠麼？」

「是的，倘若這麼說。」

「他作什麼？」

「他害病，生活，向上帝祈禱。就是這。」

「那是他的妻麼？」

「什麼妻？」

「誰同他一塊住？」

「是——的，倘若他這麼說。再見，先生。」

鞭韃人摸一摸他的便帽，走開到他的小屋裏去了。

阿爾頂洛夫走向自己房裏去。老女人自己囁嚅着，咕咕着，給他開了門，又把門緊閉上，又爬到她消磨她的生活的煖爐上去了。天已經黑了。阿爾頂洛夫要去找個亮，當他看出往他的主人的房間去的門下鎖了的時候。他叫老女人，她正以手托頭，從煖爐上銳利地看着他，似乎奇怪他於主人的鎖有什麼需要呢；她一言不發地拋了一盒火柴給他。他回到自己的房中，又要忙着自己的書和事情，這是第一百次了。但是，漸漸地，並不明白自己在做着什麼，他坐在櫃上，這在他自己好像是睡熟了。有時他蘇醒過來，實認他的睡覺並不是睡覺，乃是疾病的苦人的無意識的狀態。他聽見門外一陣叩門聲，聽見門開了，而且猜想是主人和主婦從晚禮拜歸來。想到那里，他一定要進去見他們，爲着某種事情。他站起來，在他以爲他已經是往他們那里去了，但是失足跌倒在一堆柴火上，這柴火是老女人扔在地板當中的。那時他完全喪失知覺了，在長久，長久的時間以後他睜開眼睛，驚異地注意出來：他正在同樣的櫃上躺着，正如他先前一樣，穿着衣服，而且在他的上面帶着溫存的墨

慮，低垂着一個婦人的臉，非凡地美麗，並好像被溫柔的，慈母般的眼淚浸潤着。他覺着她放一個枕頭在他的頭下，蓋某種溫暖的東西在他上面，而且有種溫存的手放在他的發熱的額上。他想說『謝謝你，』他想拿那隻手，壓在他的焦灼的唇上，以自己的眼淚浸濕之，吻之，吻之直到永遠。他想說許多話，但說什麼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那個時候怕要歡喜死去哩。但是他的兩臂覺得如同鉛一般，不願動彈；他彷彿麻木了，什麼都覺不着，除了血液經過血管顫動，帶着急跳好像要在他躺在牀上的時候將他舉起來。某人給他水喝……最後他沈入於無意識中了。

他在早晨八點鐘的時候醒來。陽光成一束金色的線穿過綠色的，腐爛的窗戶；一種慰安的感情輕鬆了病人的肢體。他是安靜，恬然，無限地快活。在他好像有人剛才在他的枕邊。他醒來，心神不寧地四外張望着那看不見的活動；他那麼渴望擁抱他的朋友，而且在他一生中這第一次說，『祝你幸福，我的親愛的人。』

『你睡了好久！』一個婦人的溫和的聲音說。

阿爾頂洛夫回頭一看，他的美麗的主婦的臉在他上面低垂着，帶着一幅友愛的笑容清明得如日光一般。

『你病了好久了？』她說。『夠了；起來吧。何必幽囚你自己呢？自由比麵包還甜，比陽光還美。起來吧，我的鴿兒，起來吧。』

阿爾頂洛夫抓住她的手，熱熱地壓着。在他以爲自己仍在做夢。

『等着；我給你做了茶。你要點茶嗎？你不如用點吧；你將要好些。我自己害病我知道。』

『是的，給我點東西喝，』阿爾頂洛夫用一種微弱的聲音說，而且他立起來。他依然是很弱。一陣寒戰從他的脊骨溜下，他的四肢疼痛，而且覺得好像斷碎了似的。但是在他的心中有一種光輝，日光好像用一種莊重的，清澈的快樂溫暖他。他覺得一種新的，輝耀的，不可言說的生活給他開始了。他的頭有點發暈。

『你的名字是瓦西里麼？』她問。『或者是我弄錯了，或者是我想主人昨天那

樣叫你。」

『是的，不錯。你的名字是什麼？』阿爾頂洛夫說，更走近她，而且幾乎就站不住了。他蹣跚着。

她抓住他的膀臂，而且笑。

『我的名字是加特林那，』她說，以她的大的，明澈的，藍眼睛注視着他。他們彼此手挽着手。

『你想問我說什麼話，』最後她說道。

『我不知道，』阿爾頂洛夫回答；一切東西在他的眼前盡是黑暗的。

『看你是在怎樣的情況中。喂，我的鴿兒；不要悲傷，不要傷心；坐在這兒棹邊的日光中；安靜地坐着，不要跟着我，』她接着說，因為這青年人作出一種動作，好像要留住她。『我立刻又要同你在一塊的；你有的是時間來盡情地看我。』遲了一分鐘她把茶帶進來，放在棹上和他對面坐着。

『喝乾吧，』她說。『你頭痛麼？』

『不，現在不痛了，』他說。『我不知道，或者痛……我什麼……都不要，夠了，夠了！我不知道我自己是怎麼弄的，』他說，喘着氣，最後找着她的手了。

『留在這里，莫要離我而去；再把你的手交給我……在我的眼前一切都是黑暗的；我看着你好像你就是太陽似的，』他說，彷彿從他的心中裂出這些話，當他說着的時候，他幾乎因銷魂而昏絕了。他的喉嚨爲嘆息所壅塞。

『可憐的人！好像你沒曾和任何種人同居過。你是始終孤獨而且爲人所棄。你有什么親戚嗎？』

『沒有，一個沒有；我是孤獨的……不要緊，這沒有關係！現在好些了，現在我是不錯了，』阿爾頂洛夫說，好像在昏迷中似的。房間在他看來是在轉動着。

『我也多年沒有見過人。你看着我好像……』靜默了一分鐘以後，她說。

『說罷……什麼？』

『你看着我，好像我的眼睛在溫暖着你似的！你知道，當你愛任何人的時候，……從第一句話我便把你拉到我的心上。若是你病了，我還要來照顧你的。只是你莫要病；莫要。當你起牀的時候，我們將如同兄弟姊妹一般的過活。你將如此麼？你知道，若是上帝沒有給你一個姊妹，要得到一個是不容易。』

『你是誰？你從那里來的？』阿爾頂洛夫帶着一種微弱的聲音說。

『我不是這地方的人……你知道民間傳說十二個弟兄如何在林中過活，一個美女如何在那林中迷路。她往他們那里去，給他們整理家中一切事物，而且把她的愛放進一切的事物中。弟兄們回來了，得知這位姊妹在那里過了一天。他們開始叫她；她出來見他們。他們都叫她姊妹，給她自由，而且她和他們是平等的。你知道這個童話麼？』

『我知道，』阿爾頂洛夫低聲說。

『生命是甜蜜的；在世上過活于你是甜蜜的麼？』

「是的，是的；長久地生活，世世地生活，」阿爾頂洛夫答道。

「我不知道，」加特林做夢一般地說道。「我也喜歡死。生命是甜蜜的嗎？愛，愛好人，是的……看，你又變得白如麵粉了。」

「是的，我的頭正發暈。……」

「停着，我去給你拿我的寢衣和另一個枕頭來，我將在這裏鋪床。睡吧，夢着我；你的軟弱將消去的。我們的老女人也病了。」

當她說話的時候，她開始鋪床，時常帶笑看着阿爾頂洛夫。

「你弄了好多書！」他說，移開一個箱子。

她走近他，挽着他的右膀，引他到床上，把他放好，用被條蓋上。

「有些人說書籍害人，」她說，沈思地擺着頭。「你歡喜讀書麼？」

「是的，」阿爾頂洛夫答道，並不知道自己是睡着還是醒着，緊緊地壓着加特林那的手好使自己相信，自己是醒着。

「我的主人有許多書，你應當看看！他說那是關於宗教的書籍。他時常從那裏面唸些給我聽。以後我將給你看的；你以後要告訴我他從那裏面讀些什麼給我聽。」

「告訴我，」阿爾頂洛夫低聲道，雙目注視着她。

「你愛祈禱麼？」靜默一分鐘後她向他說道。「你知道麼，我害怕，我時常害怕……」

她並沒說完；她好像思索似的。最後阿爾頂洛夫拿起她的手到她的唇上。

「你爲什麼吻我的手呢？」（她的雙頰微紅起來。）「這里，吻吧，」她說，笑着將雙手伸給他；接着她拿走了一隻放在他的發燒的額上；于是她開始分理他的頭髮。她的臉越發地紅起來；最後他在他的身邊地板上坐下，和他面靠面；她的溫暖的，濕潤的呼吸使他的臉發癢。……最後阿爾頂洛夫覺着一行熱淚從她的眼中落在他的額上如同化了的鉛一般。他覺得越發軟弱起來，他太無力移動一隻手了。在

那個時候，門外有一陣叩門聲，接着便是門門的磨擦聲。阿爾頂洛夫能夠聽見他的主人，老人，從格牆那一邊走來。于是他聽見加特林那起來了，不慌忙而且不注意地，拿起她的書；他覺着她在出去的時候，在他的身上劃十字；他將雙眼閉住了。忽然一個長時間的，發燒的吻焦灼着他的火熱的雙唇；這是如同一把刀刺入他的心中一般。他發出一陣無力喊聲，便沈入無意識中了。……

于是一種奇異的生活爲他開始了。

在他的心智不清明的時候，這麼一種思想在他的腦中閃現：他要被罰在一種漫漫的，無終的夢境中生活，這夢裏充滿了奇異的，無益的攪擾，奮鬥和苦惱。在恐怖中他努力要抵抗那重壓着他的不幸的宿命論，而且在一種劇烈的，拼命的衝突的時候，某種不相識的臉又打擊他，而且他明明地覺得自己又失去記憶，一道過不去的，無底的深淵在他的面前展開，他發出一陣苦痛與絕望的哀號自己跳進去了。時常他也有不能忍受的幸福底瞬間，當生的力量在全部的機體中搐搦地激動，當過去

清楚地輝耀着，當目前的悅意的瞬間勝利地響應着，而且自己醒着夢想着不可知的將來時候；當非言語所能形容的希望以給與生命的露珠落在靈魂上面的時候；當自己要狂歡地喊叫的時候；當自己覺得血液不足以應付這樣一簇的印象，命根都要斷了，然而同時自己還帶着希望和更生歡迎自己的生命的時候。他有時沈入昏睡，于是在前幾日所遭遇的一切事又重複起來了，成爲一羣殘傷的，曖昧的像從他的心中通過；但是他的異象都是奇異的，模糊的樣形。有時病人忘記所遭遇的事情，而且不知道自己並非在老寓所和老主婦在一塊了。他不能夠明白爲什麼老女人不照常。在黃昏的時分到爐兒這裏來，這爐兒時常以暗弱的，閃動着的光照着房中全部黑暗的地方；她時常在火滅以前的殘燼邊溫暖她顫動着的多骨的雙手，時常自己大聲小語着，有時看着他，她的奇怪的寓客，在她想來，他因爲對着書坐得太長久變瘋了。

在另一個時候他更要記起他又移進另一寓所了；但是如何遭遇的，他自己是怎

麼弄的，以及他爲什麼一定要搬，他並不知道，雖然他全部的靈魂在不住的，不能抵抗的渴望中昏絕……但是爲着什麼目的，什麼引領着他，苦痛他，以及誰燃起了這悶他而且消耗他的血的可怕火焰，他也不知道，且不能記得。他時常貪婪地捉着某種陰影，他時常聽見輕步的聲音靠近床邊，和溫柔的，安慰的，美如音樂的耳語。某人的氣和不勻的呼吸從他的臉上經過，以愛情刺着他的全部的生命；熱淚落在他的發燒的頰上，忽然一個長時間的，溫存的吻印在他的雙唇上；於是他的生命在不可止的苦痛中憔悴着；一切的生物，全部的世界，好像不動地站着，好像在他的四周永遠死去似的，一切東西都像罩在千年長夜中似的。……

接着初期的童年底溫柔的，悄悄逝去的歲月，好像又帶着恬靜的快樂和不絕的幸福回向他來了；生活的最初的甜美的奇蹟也回向他來了，帶着成羣的精靈，有的在他所折的每朵花下輪翅，有的在皂角樹中的小屋前的豐饒的綠草牧場上和他遊戲，有的從寬大的水晶般的湖上向着他微笑，在這湖邊他常一坐幾點鐘，聽着嘩啦

的浪聲，有的以他們的羽翼在他的周圍絳繚作響，親愛地散着鮮明的虹的夢在他的小小的搖籃上，當他的母親在他上面灣着腰，劃着十字，吻他而且向他唱着甜蜜的睡歌在漫漫的和平的幽夜的時候。但是那時一個活物忽然開始向他顯現，他小兒般的恐怖嚇住了，這活物第一次將悲哀與眼淚的慢性的毒物帶進他的生命了，他模糊地覺得一個不相識的老人陷他的將來的歲月於奴隸的情況中，他戰慄着，不能將眼光離開他。這奸惡的老人到處跟着他。他向外窺視，詭譎地向矮叢下的孩子點頭，笑他，嘲弄他，變作各樣的玩偶，在他的手中扮臉，笑，好像一個惡毒的魔鬼：他使這小兒的每個殘酷的同學對着他，或同小孩們一塊在長凳上坐着，向外窺視，扮臉，從他的文法的每個字母上。於是在他睡熟的時候，這惡老人便在他的枕旁坐着。……他將那以黃金色和碧玉色的翅在他搖籃四周絳繚作響的鮮明的精靈趕跑，將他的母親從他身邊永遠帶跑了，而且開始每夜向他低語長而出奇的童話，在小兒的幻想中並不能領悟，却只以恐怖與非似兒童的情慾刺感他，苦痛他。但是這奸惡

的老人並不注意他的嘆聲與祈求，不歇地向他談說直到他沈入麻木，沈入無意識中爲止。於是小兒忽然醒來是一個大人了；歲月沒被看見，沒被注意便從他前面過去了，他忽然變得醒悟了他自己真實的地位了。他立刻知道他是孤獨的，對於全世界他是一個異鄉人，孤獨的並非在自己的小住處裏，乃是在不可思議的，多疑的人們中間，在那些時常聚在一塊，在他房中的黑角處私語，而且向靠近火邊蹲着，烤着自己多骨的手，指着他的老女人點頭的仇人們中間。他沈入迷亂與不安之中；他知道這些人是誰，他們爲什麼要在這裏，他自己爲什麼在這房裏，而且猜想是自己誤入境人的黑洞來了，被某種利害的但是不能了解的力量曳引着，起初並沒有找出居住人是誰，是什麼人，以及主人是誰。他開始被猜疑所苦痛——忽然，在夜的死寂中，一個長的，低語的故事又開始了，有個老女人悲傷地在將滅的火前點動着他的白面油潤的頭，輕柔地喃喃着，幾乎她自己都聽不見。但是——而且他又被恐怖壓住了——這故事在他的面前作出各種形像和臉來。從他的朦朧的小孩期的異象

起他看見了一切：他所有的思想與夢，他一生所有的經驗，他在書中所讀到的一切，他所早已忘却了的事情，一切都回生了，一切都被放在一塊，作出形象，在他的面前，成巨形偉象地升起來，在他的四周移動，集聚；他看見在他面前開展着的有堂皇的，美麗的花園，全城在他的眼前建起而又毀去，全部的教堂墳地捨棄牠的死者，他們又活起來了；全民族，全人類在他的眼前生出而又死去；終之，他的每種思想，每種非物質的玄想，現在都現出人形繞着他的病床；幾乎就在想起來的時候便成人形：最後他看出自己並非思想着非物質的概念，乃是思想着全世界，全部的創造物，看見自己好像一個原子在此無限的，奇異的世界生出來，從這世界是逃不脫的，而這一生在反抗的獨立中毀壞他，壓迫他，追逐他以永久的，無限的譏刺；他覺得他在死着，永遠散成灰沙，甚且沒有復活的希望；他勉力要逃跑，但是在全宇宙中並沒有給他藏身的地方。最後，在失望中他作了極大的努力，大喊一聲醒了。

他醒來，沐浴在冷汗中。他的四周乃是死一般的靜寂；這是夜的死氣。但是仍然在他好像某處童話正在繼續着，某種粗糙的聲音的確正在將他所熟悉的一種事情的長故事告訴他。他聽說黑樹林的故事，勇敢的強盜的故事，大胆的刺客的故事，或者斯坦加拉新自己的故事，快活的酗酒的舟子的故事，美女的故事，和窩死母親的故事。這不是一個童話麼？他的確在聽着麼？一整點鐘他睜眼躺着，在苦楚的麻木之中一根肋都不動。最後，他細心地起來，愉快地感覺得他的力量在他病後回復本身了。昏迷是過去了，現真正開始。他注意出自己正如和加特林那說話時所穿的一樣，可見這距她離開他的早晨一定不長。果決的情火在他的脈管中跑。他機械地摸索着那一個不知何故釘入格牆頂上的大釘，他的床就靠近這格牆，他抓住了大釘，將全身的重量掛在上面，竟得將自己扶起到罅隙邊，一道幾乎不可辨的光從那裏偷進房來。他將眼睛放在該處，激動得幾乎喘起來了，開始向裏望。

在主人的房間的牆角有一張床；床前是一張棹子，棹上蓋着一塊布，堆着舊式

形樣的書，從書皮看來好像虔敬的書籍。在牆角裏有一個同他自己房中一樣的舊式的聖像；一盞燈在牠前面燃着。老人莫恩躺在牀上，病着，苦痛毀了，蒼白的如一張紙，披着一身毛氈。在他的膝上放有一本開着的書。在牀邊長凳上躺着加特林那，她的膀臂摟着老人的胸膛，她的頭低垂在他的肩上。她以注意的，孩氣地驚奇的眼睛看着他，期望得無氣息了，好像帶着無廢的好奇心傾聽莫恩所告訴她的。說者的聲音時時提高，在他的蒼白的臉上有一種活潑的陰影；他皺眉，他的眼開始閃光，加特林那好像要因恐怖與期待臉變白了。於是某種好像微笑的東西來到老人的臉上，加特林那開始輕柔地笑着。有時眼淚來到她的眼中；於是老人溫存地在她的頭上分理着頭髮好像小孩似的，她便以她的閃耀如雪的精光的膀臂例外地緊緊地擁抱他，而且更親愛地擠藏到他的懷裏。

有時阿爾頂洛夫仍然以為這是他的夢的一部份，實際上，他已明見了；但是血液湧到他的腦中，血脈苦痛地在他的太陽肋中跳着。他把釘放下了，離開牀，蹣跚

着，摸着路好像一個狂人，並不明白那在他血中如火一般燃起的衝動，他走到門前，猛烈地推着；朽的門門立刻開了，作出一陣碎磚的重聲，他忽然發現自己在主人臥室的中央。他看見加特林那驚慌而且戰慄，看見老人的兩眼在他的皺眉下惱怒地閃光，他的全部的面龐因猝然的激怒扭動着。他看見老人仍然仔細地看着他，急忙地以摸索的手摸着掛在牆上的槍；于是他看見槍桿閃光，以一隻因激怒而戰慄的不定的手正描着他的胸部。……發了一聲槍響，接着便是一種野獷的，幾乎是非人的喊聲，當烟消了的時候，一種可怕的光景觸入阿爾頂洛夫的眼簾。渾身打戰，他灣身對着老人。真恩在地板上躺着；他在掙搐中扭動着，他的臉苦痛地扭動着，在他的動作着的唇上有白沫了。阿爾頂洛夫猜想這不幸的人罹了沈重的癩癩症。他同加特林那一齊跑去救他……

(三)

全夜都在攪亂中度過了。次日阿爾頂洛夫一早就出去了，不顧自身的軟弱，和依然纏身的熱病。在院中他又遇見門房了。這次韃靼人遠遠便向他脫帽，而且帶着好奇心看着他。於是好像鎮定的樣子，他用掃帚作活起來了，斜眼看着阿爾頂洛夫，當後者正向他逼近的時候。

「夜裏你沒聽見什麼嗎？」阿爾頂洛夫問。

「是的，我聽見了。」

「他是什麼一種人？他是誰？」

「自家租寓處，自家當知道；我是生人。」

「你說不說呢？」阿爾頂洛夫叫道，矛盾的易激性使他發狂了。

「我作什麼？你的錯過——你驚嚇了房客。下面住着作棺材的，他是聾子，但

是他都聽見了，他的妻子也聾，但是她也聽見了，而且在那個院子，離的遠着，他們也聽見了。我往管事那裏去。」

「我自己正往那裏去哩，」阿爾頂洛夫回答道；於是他走向門前去了。

「隨你便；自己租的房子。……先生，先生，停住。」

阿爾頂洛夫回頭看；門房謙恭地摸摸帽子。

「好罷！」

「若是你去，我便到主人那裏去。」

「怎麼？」

「不如搬吧。」

「你是愚拙，」阿爾頂洛夫說，又往前去了。

「先生，先生，停住。」門房又摸摸帽子，而且冷笑。「聽着，先生：莫要發怒；爲什麼虐待一個可憐的人呢？虐待可憐的人是一樁罪過。那不是上帝的法律！」

聽見嗎？」

「你也聽着：這里，喂，他是什麼人？」

「他是什麼人？」

「是的。」

「我不要錢就告訴你。」

說到這裏門房拿起他的掃帚，揮動了一兩下，於是停住注意地看着阿爾頂洛夫，帶着一種有關重要的態度。

「你是一位好先生。若是你不想和一個好人住在一塊，你就隨意作吧；這就是我所說的。」

於是韃靼人更有表情地看着他，又急忙用力地掃起來。

作出一種畢竟作完了一件事情的態度，他神秘底地走近阿爾頂洛夫；作出一種很有表情的姿勢，他宣說道——

「就是這麼樣。」

「怎樣——怎麼？」

「沒有意思。」

「怎麼？」

「逃避了。是的！逃避了！」他用一種更神秘的聲音重複道。「他有病。他先前有一隻運貨船，一隻大的，還有第二隻，第三隻，常在窩瓦河上，我自己也是從窩瓦奈的。他還有一個工廠，但是燒掉了，他大受了刺激。」

「他瘋了麼？」

「不！……不！……」韃靼人鄭重地回答道。「沒有瘋。他是一個機伶人。他什麼都知道；他讀了許多書，許多，許多；他什麼都讀了，將真理告訴別人。有的帶兩塊盧布，三塊盧布，四十塊盧布，隨你意；他看着一本書，看出真理，並將牠告訴人，金錢立刻便在棹上了——沒有東西不要錢的！」

說到這里，韃靼人愉快地歡笑，極端熱心在莫恩的事上。

「怎麼，他講命運，說預言麼？」

「哼！……」門房喃喃地，急速地擺着頭。「他說真理。他禱告，禱告很多。就是那樣，上身了。」

于是門房又作出表情的姿勢。

那時有人從別院叫門房，于是一個矮小的，駝背的，斑白頭髮的人穿着羊皮出來了。他蹣跚的走着，看着地下，自己喃喃着咕咕着。他看來好像是老髦了。

「東家，東家！」門房慌亂地低語道，急忙向阿爾頂洛夫點頭，去下了便帽，他跑去迎老人，他的臉在阿爾頂洛夫看來很熟悉的；無論如何他不久在某處碰見過他。

想到那並沒有什麼可注意的，他從院子走出去了。門房在他看來如同一個純粹的痞子，一個莽撞的傢伙。

「這部夫實在是和我訂价！」他想到。「誰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他說這話的時候，已經到了大街了。

漸漸地他開始沉入別種思想中了。印象是不快意的，白日昃是灰色而且寒冷；雪片正在飛着。青年人覺得又被一陣熱病似的戰抖壓住了；他又覺得好像地球在他下面搖動似的。忽然一種美得討厭的，親隱的聲音作破殼響的男高聲祝他晨安。

「亞羅思拉夫伊里奇，」阿爾頂洛夫說。

在他面前站着一個矮，壯，紅頰的人。顯然約有三十歲，生着一對油淋淋的，灰眼睛和一陣微微的笑容，穿得……如同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所時常穿的。他作出很可愛的樣子向他伸出自己的手來。阿爾頂洛夫認識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正是一年前，非常偶然地，大概就在街上。他們這麼容易地變得熟識了，一部分是因為機會，一半也是因為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特別愛到處選擇性情好，有禮貌的人，而且好受過良好教育的朋友，他們的才情與舉動的嫺雅使他們至少值得屬於良好的社會。

雖說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有一種極端美妙的男聲，然而就是在和最親愛的朋友談話中，却都有種東西特別地清楚，有力，統治着他的聲調，什麼遁辭都絕不忍受的；這或者純粹是由於習慣。

「怎麼……？」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叫道，作出一種含有最純正的，銷魂的快樂底表情。

「我在這里住着。」

「你在這里住好久了麼？」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繼續着一種往上升的調子。「而且我並不知道！我們原來是鄰居！我現在正在這區裏。我於一月前從里亞閃省回來。我抓到你了，我的高尚的老朋友！」亞羅思拉夫性情最好地大笑着。

「色爾節耶夫！」他動人地叫道，「在達拉索夫家裏等着我，沒有我一包也莫要讓他們摸。鼓動阿里蘇非夫門房；叫他立刻到局裏去。我一點鐘內便在那裏了。……」

急忙地向某人這般吩咐了，嫺雅的亞羅思拉夫伊里奇便挽着阿爾頂洛夫的膀臂，引他到最近的酒館去。

「在這樣長期分離之後，我們若不單獨的談幾句話，我是不滿足的。唔，你的工作怎樣了？」他幾乎崇敬地說道，神秘地把音聲抑低。「照常地忙着科學？」

「是的，和先前一樣，」阿爾頂洛夫答道，受了一個新鮮的思想的打擊。

「好極了，瓦西里米哈里奇，好極了！」說到這里亞羅思拉夫伊里奇親熱地壓着阿爾頂洛夫的手。「你將爲社會上敬重的。上帝在你的事業中賜你幸運。……天呵！我遇見你我是何等地歡喜！我是怎樣時時想你，怎樣時時說着：「他在那里？我們的良善的，居心高尚的，機鋒的瓦西里米哈里奇？」」

他們訂了一個私房。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叫點心，要麥酒，深情地望着阿爾頂洛夫。

「自從看見你之後我讀了許多書，」他開始用一種怕羞而且有些討好的聲音。

「普希金我全讀了……」

阿爾頂洛夫漠然地看着他。

「驚人地了解了人類的情慾。但是第一，讓我表示我的感激。你高尚地注入我以正確的思想法，你幫助了我這麼多。」

「實在……」

「不，讓我說；我常愛將榮譽給與應當給與的地方，而且我得意這種感情至少找到表現了。」

「實在，你對自己不公平，而且我，的確……」

「不，我是十分公平，」亞羅思拉夫回答，帶着特別的親熱。「和你比較起來我算什麼呢？」

「老天爺！」

「是的。……」

接着便是靜默。

「聽從你的忠告，我丟下許多下流的相識者，而且在某種程度下我溫雅了我的粗鄙的行爲，」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又開始用一種有些怕羞而且討好的聲音。「在我事作完了的時候，我大半坐在家裏；晚上我讀着改良的書……我只有一个願望，

瓦西里米哈里奇：要於祖國有點用處。……」

「我常以爲你是一個心思很高的人，亞羅思拉夫伊里奇。」

「你常帶安慰物給與我的精神……你慷慨的青年人呵。……」

亞羅思拉夫親熱地壓着阿爾頂洛夫的手。

「你一點都沒喝麼？」他說，他的狂熱消去一點了。

「我不能夠；我有病。」

「有病？不錯，你真是麼？好久——怎樣——你病了？若是你歡喜我要問……

什麼醫生療治你？若是你歡喜，我要向我們這區的醫生說。我要自己轉去找他。他

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

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已經拿起他的帽子了。

「十分感謝你。我不去療治，我不歡喜醫生。」

「你不是這樣說吧？人不能夠像那樣過下去的。但是他是一個很靈敏的人，」

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懇求地往下說。「日前——允許我將這事告訴你吧，親愛的瓦西里米哈里奇——日前一個木匠來了。「這里，」他說，「我用一件工具傷了我的手了，給你治吧。……」色米昂泊夫那提奇看着這可憐的人在生病的危險中，着手砍去他的受傷的手；我在跟前他這樣作的，但是這件事這麼憐……就是，這麼優越地作了，我承認若是這並不是爲着對於受苦楚的人的同情，觀看着便成了一種快樂，只是由於好奇心。但是你在那里而且如何病了呢？」

「在從我的寓所搬開……我只是剛才起床。」

「但是你仍然很不好，你不應當出來。可見你並不在你先前住的地方住了。但

是什麼事使你搬家呢？」

「我的主婦正離開彼得堡。」

「杜馬沙費希那？真的麼？……一位十分可敬的，好心腸的女人！你知道麼？我幾乎對她發生了兒子的尊敬。那種生活，這麼靠近結尾了，有些我們祖先恬靜的尊嚴，而且看着她，人好像看見我們的皓首，莊嚴的舊傳說的化身……我的意思是……其中那麼有詩氣！」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結束道，完全被怕羞壓住了，臉紅到耳根。

「是的，她是一個不錯的婦人。」

「但是允許我問你，你現在在什麼地方住？」

「離道不遠，在克希馬羅夫的住宅裏。」

「我知道他。一個端莊的老人！我可以說，我是他的一個真正的朋友。一個很好的富有經驗的老人！」

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的雙唇幾乎因狂熱而顫動了。他又耍一杯麥酒和一隻烟。

「你租了一層樓房嗎？」

「沒有，我租了一層樓房中的一個有家具的房間。」

「你的房東是誰？或者我也知道他。」

「莫恩，一個工匠；一個高高的老人……」

「莫恩，莫恩？是的，在後院裏，作棺材的那邊，允許我問嗎？」

「是的，是的，在後院裏。」

「哼！你在那里舒服麼？」

「舒服的；我祇是剛才搬進去。」

「哼！……我祇是想說，哼！……你沒有看出什麼特別的事情麼？」

「的確……」

「就是……我相信你在那里不會的，若是你滿足你的寓所。……我並不是那個

意思；我預備要警告你：但是，我知道你的性格……那個老工匠在你看來如何？」

「他好像純粹是個病人。」

「是的，他是一個大大的受苦者。……但是你沒有看出什麼特別的事情麼？你向他說過話麼？」

「很少；他是那麼抑鬱而且不喜社交的。」

「哼！……」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沈思着。「他是一個不幸的人，」他作夢似地說道。

「他是麼？」

「是的，不幸，而且同時他又是一個怪得出奇的，有趣的人。不過，若是他不煩擾你……原諒我老是談這樣的一個題目，但是我奇怪……」

「你的確也喚起我的好奇心了。……我很歡喜知道他是什麼一種人。並且，我正和他一塊住着。……」

「你知道，他們說這個人曾經很有錢過。他作生意，大半你已經聽說了。但是經過各種的不幸的情況他變窮了；許多他的運貨船和船上的貨物在颶風中破沉而且迷失了。他的工廠，我想是在一個親近的親戚的手中掌管着吧，也同樣倒燬燒去了，而他的親戚自己也燒死在火焰中。我們要承認，這是一件可怕的損失！於是——他們這樣說——莫恩陷入多淚的絕望中了；他們開始怕他失了理性，而且，實在，在有一次和另一個商人，他也是運貨船來往於窩瓦河上的老板，爭吵，他忽然那麼奇異，那麼料想不到地顯露出自己來，全部的偶然的事祇能以「他是瘋了」的料想說明之，我也預備信以為真的。我詳細地聽說了他的幾種怪癖；最後忽然遭遇了一種非常奇怪的，重大的情況，這祇能歸諉於發怒的命運底惡影響。」

「是怎麼一回事？」阿爾頂洛夫問道。

「他們說，在一陣瘋症中，他謀害他先前很愛的一個年青的商人的生命。當他瘋症復原的時候，他是這麼擾亂，他要制自己的死命；至少他們這樣說。我不知道

從那以後如何了，但是人們知道的是他悔罪了好幾年。……但是你怎麼弄的，瓦西里米哈里奇？我以我的平凡的故事使你疲倦麼？」

「呵不是，爲着神的緣故……你說，他在悔罪了；但是他並不是孤獨的。」

「我不知道。我聽說他是孤獨的。無論如何，別的沒有人糾纏在那件事裏。不過，以後如何我沒有聽說；我祇知道……」

「知道什麼？」

「我祇知道——就是，在我心中並沒有什麼特別事情要加說的……我祇要說，若是你在他身上發見什麼奇怪或特別的事情的時候，那只是接二連三落在他身上的不幸底結果。……」

「是的，他是這麼敬畏上帝，這麼假虔敬。」

「我不這樣想，瓦西里米哈里奇；他受很多苦；我相信他是十分真誠的。」

「但是現在，自然他不瘋了；他沒有錯的。」

「是的，是的；那點我能夠回答，我預備着起誓；他還充分握有自己的能力。

他祇是，如同你剛才所說的一樣，極端地奇怪且敬畏上帝。實在，他是一個很明事的人。他話說得漂亮，有力而且很深刻。他的過去的狂風暴雨般的生活底痕跡依然在他的臉上可以看得出來。他是一個出奇的人，而且很讀些書。」

「他好像老是讀着宗教的書籍。」

「是的，他是一個信神秘教者。」

「什麼？」

「一個信神秘教者。但是我把那話當作一件秘密告訴你。我也要把這話當作秘密告訴你：有一時他們很仔細地觀察他。這人在一般常到他那裏去的人有極大的影響。」

「什麼種影響？」

「但是你絕不相信的，你知道那時他並不在這房屋裏住；亞力山大伊格那提費

奇本是一個可尊敬的公民，有身分的人，大家都看得起他，他也因為好奇帶着一個副官去看他。他們到了，被迎接了，這奇怪的人開始細看他們的臉。若是他願傾注於人的時候，他便細看他們的臉；若是不願，他使人們走開，甚且很無禮地，我聽說。他問他們，「你要什麼，先生們？」「唔，」亞力山大伊格那提費奇答道，「你的天賦能夠告訴你，不消我們說。」「同我一陣到次一間房裏去，」他說；於是他指出明他們兩個中誰需要他的話。亞力山大伊格那提費奇沒有說以後怎麼了，但是他從他那裏出來白得如紙一般。同樣的事情遭遇在一個著名的上流的貴婦的身上；她也從看他出來以後，白得如紙一般，滿臉淚痕，被他的預言與談話嚇住了。」

「奇怪！但是他現在依然這樣幹麼？」

「被嚴厲地禁止了。曾經發生過驚人的事情。一個年青的馬隊將弁，一個著名的家族裏的希望和快樂，嘲笑他。「你在笑什麼？」老人說，生氣了。「在三日的期間你將像這樣的！」他兩臂在胸上交叉着表示一個死屍。」

『怎麼樣？』

『我不敢信，但是他們說他的預言應了。他有一種天賦，瓦西里米哈里奇。：：你喜歡笑我的誠實的故事。我知道你在程度上比我高的多了；但是我相信他。普希金在他作品中就說過一件相仿的情形。』

『噫！我不是要反駁你。我想你說他不是孤單的？』

『我不知道……我想他的女兒同他在一塊。』

『女兒？』

『是的，或者是他的妻子；我知道同他一塊的有一個女人。我會順便一瞥看她，但是我並沒注意。』

『噫！奇怪……』

這青年人沈思着，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溫存地打量着他。他受感動了，一方面因為看見一個老朋友，一方面因為滿意地告訴了他些很有趣味的的事情。他坐着吸煙，

眼光定在瓦西里米哈里奇；但是忽然昏亂地跳起來了。

「整整一點鐘都過去了，我忘記時候了！親愛的瓦西里米哈里奇，我再感謝使我們到一塊的走運的機會，但是這是我要走的時候了。你允許我到你的淹博的幽居嗎？」

「請來，我將很歡喜的。我將也去看你，當我有機會的時候。」

「想着這幾乎太快意了。你使我歡喜，你使我說不出地歡喜！你不合相信你是如何使我快樂！」

他們走出酒館。色爾節耶夫已經跑着來迎接他們，急急慌慌地報告了一句，費利安愛米利安羅維奇高興駕車出來了。一對栗色馬駕着一輛華麗的輕車確實可以看見了。馬是特別地好。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緊壓着他的最好的朋友的手好像鉗在鉗子中似的，摸摸帽子，跑去接那飛奔的輕車。途中在轉了一兩次頭，向阿爾頂洛夫點頭再會。

阿爾頂洛夫覺得這麼疲倦，四肢都是這麼無力，他幾乎就不能動腿了。他將就着慢慢地走回家。在大門旁他又碰見門房了，他在熱心地看着他和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分離，遠遠地向他招呼。但是這青年人從他身旁走過去。在他那層樓的門口他直撞上一個矮小的，灰髮的人，他正從莫恩房中走出來，兩眼對着地。

『主饒恕我的罪過！』他低聲說，帶着軟木塞的彈性跳過一邊。

『我碰傷你了麼？』

『沒有，我卑微地感謝你的有禮貌。……主呵，主呵！』

這溫和的矮小的人喃喃着，囁嚅着，咕咕着他自己明白的事情，小心地走下樓梯去。這便是此住宅的「主人」，門房那麼地怕他。只是那時阿爾頂洛夫想起，他第一次見了他在莫恩家裏，自從他搬進這寓所。

他覺得戰動，他知道他的想像與易感性已經達到極點了，決定不再信靠自己。漸漸地他沈入於一種無情中了。一陣沉重的，抑鬱的情感壓在他的胸膛上。他的心

痛得好像痛遍了似的，他的全部的靈魂充滿了麻木的，不快的眼淚。

他又倒在她給他鋪的床上去了，又開始聽着。他聽見兩種呼吸：一種是病人的沈重，不接的呼吸，一種輕柔但是不勻，好像也被情緒攪動了，好像心帶着同樣的渴望，同樣的熱情跳動着。有時他聽見她的衣服的擦摩聲，聽見她的溫柔的輕盈的腳步底無力的移動，然而就是她的脚的無力的移動在他的心中也以渺茫的，但是甜蜜得苦人的疼痛響應着。最後，他好像辨別悲哽，反抗的嘆聲，最後，又祈禱起來了。他看見她在聖像前跪着，在一種失望的冰點上扭着她自己的手！……她是誰？她給誰祈禱？她的心爲什麼被兇悍的熱情弄碎了？牠爲什麼疼痛，悲傷，且以這麼熱熱的，絕望的眼淚傾瀉出自己呢？

他開始回想她的話。她所向他說過的一切話依然如音樂一般在他的耳中作響，他的心對於每種回憶，對於他所虔誠地重複的她的每句話，都親愛地以一陣漠然的，沉重的怔忡反應着。……一剎那間一種思想從他的心中掠過，他想這一切都是他

自己夢想的。但是同時他的全身都在令人昏絕的苦惱中疼痛，當她的熱熱的呼吸，她的話語，她的接吻在他的想像中又活鮮地升起的時候。他閉上眼睛，沉入忘鄉了。鐘聲在某處響了；天正黑着在；暮色正落着哩。

忽然他覺得他又在他的上面灣着腰，她正審視他的眼，以自己的清明得精妙的眼睛，爲含有恬靜的，幸福的愉快底燦爛的眼淚濕潤着，溫柔明媚如同嚴熱的中午的無極的瓊玉般的天空一般。她的臉龐閃射着這樣勝利的平和；他的微笑因無限隆福底這樣的莊嚴而溫暖；她帶着這樣的同情，帶着這樣孩子般的衝動靠在他的肩上，一陣快樂的呻吟從他的枯竭的胸中裂出。她勉力要告訴他些話，撫愛地將些事信託他。又好像裂心的音樂磨難他的聽聞。他貪饞地飲着那溫暖的，她的接近的呼吸所電化的空氣。在苦楚中他伸出兩膀，嘆息，睜開眼睛。……她在他面前站着，灣下到他的臉，全是灰白的好像因爲恐懼，滿帶淚痕，她因了情感的興奮顫戰着。她正向他說什麼話，以半精光的膀臂懇求他，扣着，扭着自己的手；他把她抱在懷

中，她在他懷中顫戰……

第二篇

(一)

『怎麼了？你是怎麼弄的？』阿爾頂洛夫說，完全醒了，仍然在他的有力的，親熱的擁抱中壓着她。『你是怎麼弄的，加特林那？怎麼了，我愛？』

她眼睛下垂着溫柔地啜泣，掩藏她的飛紅的臉在他的胸膛上。好久她都不能夠說話，不住地打戰，好像在恐怖中似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最後她說，聲音幾乎都聽不見，喘着氣，差不多就不能夠吐清楚。『我不知道我是怎樣到這里來的，……』她越發緊緊地摟住他，甚且帶着更大的狂熱，在一陣猛烈的，不可壓制的，感情的洶湧，吻他的肩膀，他的手，他的胸膛；最後，好像在失望中，她將臉藏在手中，跪下，將自己的頭埋在他

的兩膝中。當阿爾頂洛夫在說不出的苦楚中不耐煩地將她拉起來，使她坐在他的身旁，她的全臉因羞紅滿面而發光，她的哭泣着的眼睛尋找饒恕，那不由自主的在唇上閃動着的微笑，幾乎就不能夠制止她的新的情感的暴湧。這時她好像又受驚了，她不信心地將他的手推開，頭低着，以害怕的低語回答他的急促的問話。

『或者你作了一場可怕的夢？』阿爾頂洛夫說，『或者你看見什麼異象了？……是的麼？或者。他驚嚇了你。……他是昏迷的，失了知覺。或者他說了你不願聽的話？你聽見什麼話？聽見麼？』

『我沒有熟睡，』加特林那答道，努力地制止自己的情緒。『睡神沒有到我身上來，他始終沒有聲響，只叫我一次。我上去，叫他的名字，向他說話；我嚇住了；他並沒有醒，沒有聽見我。他病得可怕，主救他吧！於是悲慘壓上我的心來，酸辛的悲慘！我祈禱，祈禱，於是這就壓上我來了。』

『肅靜，加特林那，肅靜，我的生命，肅靜！你昨天受驚了。……』

『沒有，我昨天沒有受驚。……』

『在先前什麼時候你會像這樣過麼？』

『會像這樣過的。』她又渾身打戰，擠在他身上像一個小孩子。『你看，』她說，壓抑着她的嘆息，『我來看你並不是白白的，我不能忍耐孤單的住着並不是白白的，』她重複道感激地壓着他的手。『夠了，爲着別人的悲哀流淚，夠了！把眼淚留下給一個陰慘的日子吧，那時你是孤獨而且傷心，而且沒人和你在一處！……聽着，你曾有過一個愛人嗎？』

『沒有。……在你以前我從沒認識一個愛人。……』

『在我以前麼？……你叫我你的愛人麼？』

她忽然看着他好像受驚似的，想說幾句話，但是接着便是沉默，而且低視下去了。漸漸地她的全部的面龐忽然又閃射一陣紅暈的顏色；她的兩眼因了那依然暖暖的在他的眼睫上的忘記了的淚珠更鮮明地閃耀着，而且可以看見，某種問題正在她

的唇上徘徊着。她帶着赧顏的怯懦看他一兩次，於是又低視下去了。

『不，不是，我去作你的最初的愛人，』她說。『不，不，』她說，沉思地擺着自己的頭，同時微笑又溫柔地偷她的臉上來。『不，』最後她說，笑着；『不，是我，我的親人，去作你的愛人。』

說到這里她瞥視着他，但是忽然她的臉上反射出這樣的憂傷，忽然她的全臉蓋上絕望的悲哀底陰影，猝然從內部，從她的心中，掀起這樣的失望，以致阿爾頂洛夫被同情於她的神秘的神秘的悲傷底一種不能言說的，苦痛的情感壓倒了，他帶着描寫不出來的苦楚看着她。

『聽我所向你訴說的，』她作出絞他的心的一種聲音說道，將他的手壓在自己的手中，勉力制止自己的哽咽。『好好注意我，聽着，我的快樂！你安靜下你的心吧，莫要愛我如同你現在愛我一樣。那樣於你好些，你的心將更輕鬆些，歡快些，你將保衛自己脫離仇人之手，而且將得到一個姊妹的愛。只要你喜歡，我將來看

你，撫愛你，而且並不和你交結爲醜。當你在那殘酷的疾病中艱臥着的時候，我有兩天沒離你的身邊！得知你的姊妹吧！我們起誓作爲姊妹並不見無緣無故的，我爲你祈禱，向聖母啜泣並不是無緣無故的！你將得不到另一個姊妹的！你可以走遍世界，你可以熟悉了全球，然而找不着像我這樣的愛，倘若你的心所需要的是愛。我將親熱地愛你，我將常常愛你如同我現在愛你一樣，而且我將愛你，因爲你的靈魂是乾淨的，純潔的，可以看透的；因爲當我第一次瞥看你的時候，我立刻便知道你是我家的賓客，所渴望的賓客，而且你到我們這裏來並不是無緣無故的；我愛你因爲當你看我的時候，你的眼中充滿了愛，而且爲你的心說話，而當牠們說了什麼的時候，立刻我就知道了你心中的一切，渴望着爲了你的愛，我的自由，捨去我的生命，因爲對於我找着了他的心的人，就是作個奴僕也是甜蜜的。……然而我的生命不是我的，乃是另一個人的了……我的自由也受了束縛！把我當作一個姊妹吧對我作個弟弟，而且當悲苦，當殘酷的軟弱壓上了你的時候，把我放在你的心上

吧；只有這樣辦，我才不恥來此，同你坐一整夜如同現在一樣。你聽見我所說的麼？你的心爲我開了麼？你明白我向你所說的話麼？」

她勉力要再說幾句，瞥視着他，將自己的手放在他的肩上，最後無望的倒在他胸上。她的話聲在抽搐的，熱情的啜泣中逝去，她的胸懷迫出，她的臉飛紅得如同晚霞一般。

『我的生命，』阿爾頂洛夫低聲說；一切東西在他的眼前都是黑的，他幾乎不能呼吸了。『我的快樂！』他說，不知道自己說着什麼話，自己也不明白，戰慄着恐怕一口氣破壞這魔術，毀壞正在遭遇着的一切事，這在他也只是與其說是當作真實，還不如說是當作一個異象；環繞他的一切東西都是這麼朦朧的！『我不知道，我不明瞭你，我記不得你剛才向我所說的話，我的心智不清明了，我的心兒疼痛，我的皇后！』

說到這裏他的聲音因感情的興奮斷了。她越發緊緊地，越發親切地，越發狂熱

地貼着他。他起來，不復能約束自己了；他爲銷魂所損壞，所疲竭了，便跪將下去。抽搐的啜泣最後從他的胸中痛人地斷了，從他的心中直出的聲音好像琴弦一般顫動着，因爲他的心充滿了不可領會的銷魂與隆福。

「你是誰，你是誰，我的親人？你從那里來的，我的可愛的人？」他說，努力制止自己的哽咽。「你從什麼天堂飛降到我這里來了？這好像我的夢一般，我不能夠相信你。莫要阻止我，讓我說，讓我將一切，一切告訴你！我好久便想說了：你是誰，你是誰，我的快樂？你如何找着我的心？告訴我；你作我的姊姊好久了麼？……將你自己一切的事情告訴我，你一直到現在你都在什麼地方？告訴我你住的地方叫什麼名字；起初你在那裏愛的是什麼？什麼使你歡喜？什麼使你憂傷？……氣候溫暖麼？天氣晴朗麼？……你愛的是誰？在我以前誰愛你？你的靈魂最初渴望着誰？……你有母親麼？她在你正是小孩的時候愛育你麼？或者你環視生命是孤寂得如同我所看的一樣呢？告訴我，你常是像這樣麼？他的夢是些什麼？你對於將來有

什麼異象？你有什麼已經成就了，什麼還未成就呢？——一切都告訴我。……你的處女的心最初渴念着誰，而且爲什麼你將自己的心交給他？告訴我，我應當給你什麼作報酬？爲着你本人我一定要給你什麼？……告訴我，我的可愛的人，我的光，我的姊妹；告訴我，我怎樣去獲得你的心呢？……」

於是他的聲音又斷了，他低下頭去。但是當他靜開眼睛，麻木的恐怖冰結他的心，頭髮在他的頭上豎起來了。

加特林那坐着蒼白的如同一張白紙。她死死地凝視着天空，她的雙唇青得如同死人一般，她的雙眼因了一種無言的，苦人的憂愁朦朧了。她慢慢地站起來，向前走兩步，作出一陣動人的慟哭，匍伏在聖像的前面。……急跳的，不連接的話從她的喉頭裂出。她失去知覺了。阿爾頂洛夫恐怖得打戰，扶起她，把她抱到床上去；他癡狂的站着灣身對着她。一分鐘以後她睜開了眼睛，在床上坐起來；四下望，抓住他的手。她拉他靠近她，努力要以她那依然蒼白的雙唇低語幾句，但是她的聲音

不聽從她。最後她的眼淚湧流起來；熱熱的點滴燙着阿爾頂洛夫寒冷的手。

『這於我是很難的，這於我現在是很難的；我的最後的時間近了！』她終於在絕望的苦楚中說道。

她勉力要另說幾句，但是她的半吞半吐的舌頭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她失望地看着阿爾頂洛夫，他並不了解她。他向她更灣近些，聽着。……最後他聽見她的低語
清清楚楚地——

『我敗壞了——他們敗壞了我，他們毀害了我！』

阿爾頂洛夫抬起頭，在野獮的驚異中看着她。有種討厭的思想穿過他的心靈。
加特林那看見他的面龐的抽搐的動作。

『不錯！敗壞了，』她往下說；『一個奸人敗壞了我。就是他。毀害了我！我將自己的靈魂賣給他了。你爲什麼說到我的母親呢？你爲什麼要苦我？上帝，上帝作你的審判人吧！……』

一分鐘以後她溫柔地哭着；阿爾頂洛夫的心在制死的苦楚中跳動着，疼痛着。

「他說，」她作出一種抑制的，神秘的聲音低語道，「他死的時候，他要來把我的有罪的靈魂捉去。……我是他的，我將我的靈魂賣給他了。他苦我，他向我唸他書中的話。這里，看他的書吧！這裏就是他的書。他說我犯了不可寬宥的罪。看，看……」

於是她給他一本書看。阿爾頂洛夫並沒看出書是從那里來的。他機械地把牠拿起來——全是手稿，如同他先前撞見的舊的異教書一樣，但是現在他不能夠看或集中注意力在任何其他的事情上了。書從他的手中落下。他溫柔地擁抱加特林那，勉力要使她恢復理性。「肅靜，肅靜，」他說；「他們驚嚇了你。我同你在一處；與我同住吧，我的親人，我愛，我的光。」

「你什麼都不知道，不知道，」她說，親熱地壓着他的手。「我常是如此的！我常是害怕。……我將你苦夠了，夠了！……」

「那麼我往他那裏去了，」一分鐘後，呼吸一口氣，她開始道；「有時他只是以他的話安慰我，有時却唸這樣可怖的，嚇人的東西！我不知道什麼，一字也不明白；但是恐怖壓上我來了；當我聽着他的話聲的時候，好像並不是他在說話似的，乃是另一個人，一個惡人，一個你無論如何不能使他軟化，不能懇求的人，我的心變得這麼沉重，燃燒起來了。……比當此悲慘壓上我來時還沉重！」

「莫要到他那裏去。你爲什麼到他那裏去？」阿爾頂洛夫說，幾乎不自覺自己的話。

「我爲什麼到你這裏來呢？若是你問——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不斷地對我說，「祈禱，祈禱！」有時我在長夜中起來，我祈禱好久，好幾點鐘；有時睡神趕上了我，但是恐懼時常驚醒我，時常驚醒我於是我便幻想着一陣暴風雨在我的周圍聚集着，災害臨到我的身上來了，惡東西將把我裂成碎片，苦楚我，我的祈禱將達不到諸神之耳，他們將不救我脫離殘酷的悲傷。我的靈魂正被毀碎了，我的全身因

爲哭泣好像正裂成碎片似的。……於是我又開始祈禱，祈禱，祈禱直到聖母從聖像上更愛人地俯視我的時候。於是我便起來，去睡覺，完全毀壞了；有時我從地板上醒來，在聖像前跪着。有時他醒了，叫我，開始安慰我，撫愛我，於是我便覺得好些，若是什麼災禍來了，我同他一處是不害怕的。他有勢力！他的話有力！」

「但是什麼災禍，你有什麼災禍呢？……」阿爾頂洛夫失望地扭自己的手。加特林那變得可怕地蒼白了。她看着他好像定了死罪的人，並沒寬赦的希望。

「我麼？我是在一種呪咀之下，我是一個兇女；我的母親會呪咀我！我便是我自己的母親的毀害的原因！……」

阿爾頂洛夫一言不發地擁抱着她。她戰兢兢地擠在他的懷裏。他感覺着一陣抽搐的戰抖通過她的周身，就好像她的靈魂離開她的肉身似的。

「我將她藏在陰濕的土中，」她說，被回想的恐怖壓住了，沈迷於她的無可挽回的過去底異象中了。「我好久便要把牠說出來；他時常以懇求，叱咤，與怒語禁

止我，時時他自己將惹起我的苦楚，好像他就是我的仇人似的。在夜間，就是在如今——這一切都來到我的腦中。聽着，聽着！就是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不記得是什麼時候了，但是這一切在我的面前好像昨日的事情一樣，好像昨日的一場夢一樣，終宵吞噬着我的心。悲慘使時間加倍地長生。坐在這裏，坐在這裏，我的身邊；我將告訴你我的一切悲苦；像我這個被咀的人，或者就被一個母親的呪咀打倒了。……我正將我的生命放在你的手裏……」

阿爾頂洛夫努力要停止她，但是她合起兩手，求他的愛注意，於是帶着更大的攪擾開始說。她的故事是不連接的，她的精神的攪亂在她的話中可以覺得出來的，但是阿爾頂洛夫全明白，因為她的生命變成了他的生命，她的悲傷變成了他的悲傷，而且因為她的仇人分明的站在他的面前，因了他所說出的每一個字，這仇人成形了，在他的面前生長起來了，而且好像以不盡的力量壓毀他的心，惡毒地苦痛他。他的血沸騰了，牠溢漲了他的心，朦蔽了他的理性。他夢想中的這位奸惡的老

人（阿爾頂洛夫相信這夢想）就在他的眼前生活着。

『唔，就像這樣的一夜，』加特林那開始道，『只是風雨更暴些，風聲在我們的林中咆哮，我先前從沒有聽見那樣咆哮過……就是在那夜我的毀滅開始了！一棵橡樹在我們的窗前折斷了，一個斑白的老乞丐來到我們的門前，他說他在小兒的時候便記得那棵橡樹，牠那時正和風刮斷了的時候一樣。那夜——就我現在所記得的——我的父親的運貨船在河上被一陣狂風刮翻了，他那時雖是害着病，但他一聽見漁人跑到工廠來告信的時候便驅車趕至該處了。母親和我孤單的坐着。我睡熟了。她因某事傷心，酸辛地哭着……而且我知道是什麼事！她剛病了，她仍然是蒼白的，不住地告訴我把她的壽衣預備好。……忽然，在中夜，我們聽見門外有一陣叩門聲；我跳起來，血液湧上我的心頭；母親大聲地叫。我並沒有看她，我害怕。我拿了一隻燈籠，自己去開門。……就是他！我覺得受驚了，因為我在他來的時候便常常受驚，自從我記事，從童年直到如今都是這樣！在那個時候他還沒白頭髮；他

的鬚鬚黑如瀝青，他的眼睛如煤一般燒着；直到那時他從沒有慈愛地看過我一下。他問我道，「你的母親在家嗎？」關上小小的門我答道，「父親不在家。」他說，「我知道。」忽然他看着我，他這樣地看我……這是第一次他這樣地看我。我往前走，但是他仍然站着。「你爲什麼不進來呢？」「我思想着。」那時我們正走近那房間了。「爲什麼我問你母親在家不，你說父親不在家？」我什麼都沒有說。……母親却受恐怖打擊了——她衝進他那裏。……他幾乎就沒有瞥她一瞥。我全看見了他渾身都是濕的，而且戰抖着；大風雨追逐了十五哩，但是他從那裏來，他在什麼地方住，母親和我都從不知道；我們有九個禮拜沒有看見他了。……他拋下他的便帽，扯掉他的手套，——並沒有向聖像祈禱，也沒有向他的女主人鞠躬——他就在火邊坐下……」

加特林那將手從面上摸過，好像什麼事情糾纏着她而且壓抑着她似的，但是一分鐘以後她抬起頭，又開始道——

「他開始向母親說韃靼人的話。母親知道，我一個字也不懂。日前他來的時候，他們打發我走開；但是這次母親連一句話也不敢向她自己的孩子說了。不潔淨的鬼怪抓住了我的靈魂，我看着母親，在心中提高我自己。我看見他們在看着我，他們正在談論我；她開始哭起來了。我看見他把着他的刀，而且近來不止一次了我看見他把着刀，在他和母親談話的時候。我跳起來，抓住他的皮帶勉力要從他的身上把那壞刀扯掉。他咬着牙，叫喚，要將我打過去；他打在我的胸上，但沒有把我推開。我想我立地便要死了，在我的眼前有着一層霧。我倒在地板上，但並沒有叫喚。雖則我幾乎什麼都看不見，我看見了他。他將自己的皮帶去掉，捲起袖子，用他曾打我的那隻手拿出刀來，交給我。『這裏，割掉吧，自己玩吧，雖是我侮辱了你，然而，驕傲的姑娘，我將向你鞠躬到地。』我將刀放在一邊；血液開始悶塞我，我並沒有看他。我記得我不張嘴的笑，威嚇地直看着母親的悲傷的雙眼，無恥的笑從沒有離開我的雙唇，同時母親蒼白的，死一般白的坐着……」

帶着勉強的注意阿爾頂洛夫聽着她的不連接的故事。她的攪擾在第一次的暴發後漸漸消去了；她的話變得安閒些。這可憐的人完全爲記憶誘引去了，她的悲苦佈滿于記憶的無限的幅圓。

「他並沒鞠躬便拿他帽子走了。我又拿着燈籠代替母親看他出去，母親雖是病，還要跟着他。我們到了門前。我給他開了小門，無聲地把狗趕跑。我看他取下帽子，向我鞠躬。我看他在自己的懷中摸，拿出一個紅色的摩洛哥皮的盒子，揭開鈎子。我細看——大的珍珠，給我的一件贈禮。」我有一個美人，」他說，「在城裏。我得到牠去贈她的，但是我沒有拿給她；你拿去吧，美貌的女郎，撫慰你的美吧；把這些顆珍珠都拿去吧，雖然你將牠們在脚下搓。」我拿下了，但是我不願踏牠們，我不願太使牠們太難爲情了，但是我拿下了牠們好像一條毒蛇，一句話也沒說。我進來，把牠們放在母親面前的棹上，——就是爲着這我才收下了牠們的。母親靜默了一分鐘，面色白得如同一條白手巾。她好像怕我似的向我說話。「這是什

麼，加提亞？」我答道，「這商人給你帶來的，我的親人——我什麼都不知道。」我看見眼淚從她的眼中湧出來了。我看見喘氣。「不是給我，加提亞，不是給我，好心的女兒，不是給我。」我記得她這麼傷心地說着，這麼傷心地，好像她將全部的靈魂都浸在淚中似的。我睜開眼，我想匍伏在她的脚下，但是忽然魔鬼鼓舞起來了。「好，若不是給你的，那大半是給父親的，我把牠們給他好了，等他回來的時候；我將說商人們來了，他們把貨物忘記了……」於是她如何地哀哭呵，我的親人！「我自己將要告訴他什麼商人們來了，以及他們爲着什麼貨物來的。……我將告訴他你是誰的女兒，誰的私生子！你現在不是我的女兒了，你個蛇精！你是我的被咀的孩子！」我什麼都沒有說，眼淚並沒有上來。……我走進我的房間，我終宵聽着暴風雨，同時我將自己的思想同風的怒號相配合。

「同時，五天過去了。五天後傍晚的時分，父親進來了，嚴肅的，嚇人的，他在途中受了疾病的打擊。我看見他的膀臂縛起來了，我猜想他的仇人在路上劫掠了

他，他的仇人使他疲乏了，使他生病。我也知道誰是他的仇人，我全知道。他沒有向母親說一句話，他也不詢問我。他將所有工人們都叫在一處，使他們離開工廠，保衛家庭脫離惡意的眼色。我那時在心中感覺得這家庭一切都不合適。我們等着，黑夜到了，又是一個暴風大雪的黑夜，恐怖壓上了我的靈魂。我閉了窗戶；我的臉是熱的，我的眼正在哭着，我的不安的心正在燒着；我在火上了。我渴望離開那個房間，遠去到那光明之地，雷與閃電所生的地方。我的處女的心在跳着，跳着。……忽然，在夜的死寂中，我正在打盹，或是一陣霧落在我的靈魂上，可惡忽然之間——我聽見窗外的叩聲：「開開！」我看，窗邊有一個人，他藉着一根繩子攀上來。我立刻便知道來訪者是誰，我開了窗戶，讓他進了我的寂寥的房間。原來是他！並沒取下帽子，他便在長凳上坐下，他喘着，呼吸着，好像被追趕了似的。我在牆角站着，我自己知道我臉全變白了。「你的父親在家嗎？」「在家。」「你的母親呢？」「母親也在家。」「現在莫要作聲；聽見了麼？」「聽見了。」「什

麼？」「窗下一陣嘯聲。」「唔，美貌的女郎，你想將你的仇人的頭割掉麼？叫你的父親，結果我的生命？我全在你的掌中，這裏就是繩子，結緊，若是你的心吩咐你；爲着你的侮辱自己報仇吧。」我不作聲。「唔？說吧，我的快樂。」「你要怎麼？」「我要把我的仇人除去，將舊戀完全永遠地拋下，而且將我的心放在一個新人，一個如你的美貌的女郎，的脚下。……」我笑了；我不知道他的惡言怎樣戳上我的心來。「讓我走下樓去，美貌的女郎，試試我的勇氣，向我的主人們致敬禮。」我渾身打戰，我的牙打攢起來了，但是我的心好像一塊紅熱的鐵。我去了。我給他開門，我引他走進家宅，只是在門檻上我用力說出來，「這裏，拿去你的珍珠，再莫要送我禮物了，」我將盒子拋在他的後面。」

加特林那在這裏停下來呼吸。一時她是蒼白的，戰抖着如同一片樹葉，又一時血湧上她的頭，現在當她停住的時候，她的雙頰閃耀着情火，她的雙眼在淚中閃光，她的胸膛因了她的勞作的，不勻的呼吸沉重了。但是忽然她又變蒼白了，她的

聲音帶着一陣傷心的，震搖的顫動沉下去。

「於是我便孤單的剩下，暴風雪好像要捲起我。忽然我聽見一陣喊聲，我聽見工人們跑過院子到工廠去，我聽見他們說，「工廠失火了。」我老是藏躲；他們全都跑出去了；我和母親剩下來；我知道她要脫離生命了，她在過去的三日在自己的死床上躺着。我知道，被咀的女兒！……忽然在我的房間下面一陣哭聲，一陣無力的哭聲像小孩在睡覺中受驚時一樣，於是一切又都是靜默的。我吹滅蠟燭，我寒冷得如同冰塊一般，我將兩手掩着臉，我害怕看。忽然我聽見不遠一陣喊聲，我聽見人們從工廠跑出來。我伸首窗外，我看見他們抬着我的死了的父親，我聽見他們在說，「他失腳了，他從樓上跌下到一個紅熱的鍋中；足見魔鬼一定把他推下去了。」我倒在我的床上，我等着，恐怖得麻木了，我不知道我等着誰，等着什麼，只是那時我被悲苦壓住了。我不記得我等了好久；我記得忽然一切東西都搖動起來，我的頭變得沉重，我的眼睛被烟迷痛了，我歡喜我的死期近了。我盡力一看；

他渾身都烤焦了，他的衣服摸着都燙手，有塊正在冒煙哩。

「我爲着你來了，美貌的女郎；引我脫離災禍如同你以前引我進災禍一樣；爲着你我失去了我的靈魂，我的什麼祈禱都不能夠毀滅這被咀的夜！或者我們將在一處祈禱！」他笑了，這奸惡的老人！「指示我，」他說，「怎樣出去不從人面前經過！」我拿了他的手，把他在後面牽着。我們走過廻廊——鑰匙都在我這裏——我將往貯藏室去的門開了，指着窗戶。窗戶下臨花園，他將我攬在他的有力的兩膀內，抱着我，同我一齊跳出窗外。我們一陣跑，手挽手，我們一陣跑了好久。我們看，我們在一座濃密的，黑暗的林裏。他開始傾聽：「有人在追着我们哩，加提亞！有人在追着我们哩，美貌的女郎，但是我們不應當在此時拋下我們的生命！吻我，美貌的女郎，爲着愛與永存的幸福！」「你的手爲什麼滿染着血呢？」「我的手滿染着血麼，我的親人？我刺死你們的家狗；他們向一個夜晚的客人吠得太凶。來吧！」

「我們又跑起來了；我們在路上看見父親的馬，牠把韁繩弄斷了，跑出馬棚；

可見他不想燒死了。「上去吧，加提亞，同我一起，上帝來幫助我們。」我不作聲。你不願麼？我不是一個異教人，不是一個不潔淨的耶教徒；若是你歡喜我將在身上作十字號，」於是他便在自己的身上作了十字號。我上了馬，擠在他身上，在他的懷中我忘記了一切，好像一個夢臨到我的身上，當我醒來的時候，我看見我們正在一條寬寬的河的邊沿站着。他跳下馬，扶下我，走向蘆葦裏去，他的小船就在那裏蕩着。我們正走進去。「唔，再會了，好馬；往一個新的主人那裏去吧，舊的主人們都捨棄你了。」我向父親的馬跑去，在分別的時候我親熱地擁抱着牠。於是我們上了船，他拿起槳，不多時便不見岸了。當我們看不見岸的時候，我看他放下了槳，向四外望，向水面上望。

「健康，」他說，「賜上帝的人民以飲料，賜我以食物的暴怒的河母呵！你保護了我的貨物麼，我的貨物沒有危險麼，在我離開的時候？」我無言的坐着。我祇眼對着我的胸，我的臉羞得發燒，好像火燄燒的一般。然而他：「你取去一切，

總是歡迎的，暴怒的，無聲的河，只是讓我踐我的誓言，擁抱我的無價的寶貝！你只吐出一句話吧，美貌的女郎，向暴風雨中發出一道陽光吧，以光明散給陰黑的夜吧！」

「他說着的時候，他笑，他的心爲我燒着哩，但是我爲着害羞不能夠忍受他的嘲弄；我渴望說一句話，但是害怕，便無言的坐着。」「好吧，就是這樣了吧！」他回答我的法儒的思想道；他好像在苦惱中說出來似的，好像悲傷又壓上他來了。「可見武力是一無所取了。願上帝和你同在，你驕傲的人，我的鴿子，我的美貌的女郎！彷彿，你對於我的仇恨很厲害的，彷彿我在你明淨的眼中並沒找出慈惠來！」我聽着，被惱恨捉住了，被愛與恨捉住了；我硬着我的心。我說：「高興不高興你到這裏來的；那，我是無須知道的，要知道的乃是另一個無知無識，無羞無恥的女子，她在黑夜中恥辱了她的閨房，她爲了致命的罪賣去她的靈魂，而且不能訓導自己的瘋狂的心！」我說了，我再也不能忍了。我哭泣。……他一句話也沒有說；看

着我，使我戰動得如同一片樹葉似的。「聽我說，」他說，「美貌的女郎，」他的眼睛奇異地燒着。「我說的這並不是一句空空的話，我向你莊重地起誓。你給我以何等程度的幸福，我也要作一個紳士到何等程度，而且若是你只要一覺得不愛我——莫要說，莫要吐出一個字，莫要煩惱，但你只動一動你的黑貂般的眼睛，轉一轉你的黑眼睛，你只動一動你的小指頭，我便要璧還你的愛以黃金似的自由；只是，我的驕傲的，不遜的美人，那時我的生命也就完了。」於是我大笑他的話起來。……」

說到這裏加特林那的故事被深重的情緒打斷了；她呼吸，笑着她的新的幻想，本想往下說，但是忽然她的閃光的雙眼碰見阿爾頂洛夫的定在她臉上的狂熱的凝視。她驚奇了，本想說幾句話，但是血漲上她的臉。……她雙手掩着臉，好像昏絕似的倒在枕上。阿爾頂洛夫渾身都在戰抖！一種苦人的感情，一種不堪忍受的，莫明其妙的攪擾好像毒藥一般從他的脈管中流過，加特林那每說一句，攪擾的程度也跟着加增；一種絕望的渴望，一陣貪饞的，不能忍受的熱情把住了他的幻想，困惱

他的情感，但是同時他的心又漸漸被辛酸的，無限的憂傷壓抑了。他時時想喊叫，叫加特林那莫作聲，想匍伏在她的脚下，以自己的眼淚求她璧還他先前的愛的苦痛，他先前的純潔，無疑問的渴慕，而且他惋惜那早已乾在他的頰上的眼淚。在他的心上有着一種疼痛，這心被熱病苦痛地壓抑着，並不能給他的苦楚的靈魂以眼淚的安慰。他不懂得加特林那在告訴他一些什麼，他的愛受了那興奮着的可憐女人的情感的驚了。他在那時呢自己的熱情；耗竭了他，枯竭了他，他覺得彷彿鎔化了的鉛代替血在他的脈管中流。

『唉！那並不是我的悲傷，』加特林那說，忽然抬起頭來。『我剛才所告訴你的並不是我的悲哀，』她往下說，作出一種銅聲，因了一種新的感情，同時她的心為秘密的，未流的眼淚碎了。『那並不是我的悲傷，那並不是我的苦楚，不是我的苦惱！我，我管母親什麼，雖然在世間我將沒有另一個母親了！她在她的最後的可怕的瞬間呢了我，我管這作什麼？我的舊日的黃金的生命，我的溫暖的房間，我

的處女的自由，我管這些作什麼？我將自己賣給惡人，放棄自己的靈魂於破壞者，爲了幸福，我犯了不可恕的罪，我管這些作什麼？唉，那並不是我的悲傷，雖然在那裏面有着我的毀滅的大原因！但是於我辛酸的，碎我心的，乃是：我成了一個無恥的奴隸，我的辱與羞是於我很寶貴的，雖以我的無恥，但是記着悲哀，好像牠是快樂與幸福於我的貪饞的心是很寶貴的；那便是我的悲傷，那裏面沒有忍力，對於我的錯行是沒有怒的！……」

這可憐的人喘着氣，一陣抽搐的，突發的哽咽截斷她的話，她熱熱的急促的呼吸，張着她的雙唇，她的胸膛迫出，沈下，她的兩眼閃射着不可領會的憤怒。但是她的面龐那時發光帶着這樣的魔力，每條線，每根肋震動着，帶着這樣一陣狂熱的感情，這樣不能忍受的，不能言說的美，以致阿爾頂洛夫的惡念立刻便消去了，他的靈魂中的純粹的憂傷停止了。他的心燒着要壓在她的心頭，要在瘋狂的情緒中和她一起迷失，要與同樣的狂暴，同樣的無限熱情的躍進和諧地怔忡着，甚且要和牠

一起昏絕。加特林那碰見阿爾頂洛夫的困惱的眼睛，微笑了，因此他的心被加倍的情火燒着。他幾乎就不知道他自己在幹嗎了。

「原諒我，可憐我吧，」他低聲說，約束着他的戰動的聲音，潛身對她，以自己的手扶在她的肩上，接近的看着她的眼，如此接近，以致他們的呼吸混而為一了。「你在刺殺我。我不知道你的悲哀，我的靈魂被攪亂了。……你的心爲着什麼哭，這於我是怎樣一回事呵！告訴我你所需要的——我要作的。跟我來算了吧；莫要刺殺我了，莫要謀殺我！……」

加特林那不能動地看着他，眼淚在他的發燒的頰上乾了。她想打斷他的話，想握他的手，勉力要說幾句，但是找不到話。一陣奇異的微笑來到她的唇上，好像狂笑正在微笑中斷着似的。

「我那時沒有告訴你完，」她最後作出一種破聲說；「只是你聽我的麼，你聽我的麼，熱的心肝？聽着你的姊姊說吧！她的辛酸的悲傷你知道的很少哩。我本想

告訴你我怎樣地同他過了一年，但是我不。……一年過去了，他同他的伙伴們一陣下河去了，我剩下同他叫作母親的那位一處在港口等着他。我等了他一兩個月，我遇見了一個青年的商人，我警視着他，想着我的黃金似的歲月過去了。「姊姊，可愛的人，」他說，當他向我說了兩句話的時候，「我是亞里阿霞，你的命定的訂了婚的人；老人們在我們還是小孩的時候給我們訂下的；你忘記我了——想想，我是從你那地方來的。」「他們在你那地方怎樣說我呢？」「人們的閑言說你的行為不名譽，你忘記了你的處女的貞潔，同一個強盜，一個兇手作朋友，」亞里阿霞說，笑着。「你對我作何說呢？」「我到這里來的時候，我想說許多話，」——他的心攪亂了。「我想說許多話，但是現在我看見了你，我的心在裏面死了，你刺殺了我，」他說。「也買下我的靈魂，拿去吧，雖然你嘲笑我的心與我的愛，美貌的女郎。我現在是一個孤兒了，是自己的主人，我的靈魂是我自己的，並不是別人的。我沒有把牠賣給任何人，如同某人一樣，她把自己的記憶抹拭了；那並不够買心，

我白白地給了，顯然的這是一宗好生意。」我笑；不止一次，不止兩次了，他向我談說；一整月他就在那里住，不管他的生意，拋棄他的伙伴，自己孤獨着。我爲他的寂寞的眼淚惋惜。因此有天早晨我向他說，「等着我，亞里阿霞，當黑夜到了的時候，下港口吧；我將同你一陣往你家裏去，我厭煩我的無靠的生活了。」這樣夜色便上來了，我捆起一個包，我的靈魂疼痛，在我裏面忙起來。看吧，我的主人沒有說話，沒有警告便走進來了。「日安，我們走吧，河上將有大風，時間不能等了。」我跟隨着他；我們來到河邊，然而離他的夥伴還很遠。我們看：一隻小船和一個我們認識的人在裏面搖槳，好像等着什麼人似的。「日安，亞里阿霞，上帝幫助你吧。怎麼，你遲滯在港口麼，你趕緊去迎你的貨船麼？擺我吧，好人，和這位婦人，到我們夥伴那里去，到我們那地方去。我讓我的小艇走了，我又不知道如何洒水。」「上來吧，」亞里阿霞說，我聽見他的聲音我的全靈魂昏絕了。「也帶着這位婦人，風是給大家刮的，在我的臥房裏也有你們的地方。」我們上了船；這是

一個陰黑的夜，星兒在藏着，風兒號着，波浪上騰，我們搖得離岸一哩多遠了——
三個人都不作聲。

「這是一陣暴風，」我的主人說，「這是預兆瑞祥的暴風。我一生從沒有在河上看見這樣的暴風如同現在一樣咆哮着的！我們的小艇太受不住了，牠將載不了三個的！」「載不了的，」亞里阿霞答道，「彷彿，我們中的一個看來是太多了的一個了，」他說，他的聲音好像琴絃似的顫着。「亞里阿霞，你還是小孩的時候我便認識你，你的父親是我的同夥，我們彼此來往吃飯——告訴我，亞里阿霞，你能不用船達到岸子麼？你將白白死去麼？你將失去生命麼？」「我達不到的。然而你，好人，若是喝一口水是你的命運，你也將達岸不？」「我達不到的，那便是我的靈魂的終結。我抵不住怒湧的河！聽着，加特林那，我的貴重的寶貝！我記得這樣的一夜，但是波浪並不洶湧，星兒耀着，月兒是鮮明的。……我只要問一問你，你忘記了麼？」「我記得的，」我說。「那你既然沒忘記，你也沒忘記那個訂約，

當一個勇敢的人告訴一個美女從她不愛的人那裏取回自由的時候，你忘記了麼？」
「這我也沒有忘記，」我說，半死不活的。「哦，你沒有忘記！唔，現在我們在小船上碰着難題了。我們中的一個人的時候沒有到麼？告訴我，我的親人，告訴我，我的鴿子，向我們如同鴿子一樣咕出一句你的溫柔的話……」

「我那時沒有說我的話，」加特林那低聲道，臉變蒼白了……

「加特林那！」一陣粗糙的，空洞的聲音在他們的上面回響。阿爾頂洛夫驚了。莫恩在門口站着。他光光地披一件毛氈，蒼白的如同死人一般，他以一雙幾乎無知無識的眼睛凝視着他們。加特林那變得越發，越發蒼白起來，她也死死地看着他，好像中了魔一般。

「到我這裏來，加特林那，」病人低聲說，聲音幾乎都聽不見，走出房去了。

加特林那仍然死死地凝視着天空，好像老人依然在她面前站着似的。但是忽然熱血湧上她的蒼白的兩頰發光，她慢慢地從床上起來。阿爾頂洛夫記起他們第一次的會

遇。

『那末直到明日吧，我的眼淚！』她說，奇異地笑；『直到明日！記住我在什麼地方停住的：』在兩個中選；那一個你愛，那一個你不愛，美貌的女郎！』你將記住，你將等一夜麼？』她重複道，將自己的手放在他的肩上，溫柔地看着他。

『加特林那，莫要去，莫要往你的毀滅那里去！他瘋了，』阿爾頂洛夫低語道，爲她打着抖。

『加特林那！』他聽見隔壁叫道。

『怎麼？他要謀殺我麼？不用怕！』加特林那答道，笑着。『願你夜安，我的寶貴的心肝，我的親熱的鴿子，我的兄弟！』她說，溫柔地壓他的手在自己的胸上，同時眼淚落在她的頰上了。『這是我最後的眼淚。把你的悲哀睡掉吧，我的可愛的人，明日醒來快樂吧。』她熱情地吻着他。

『加特林那，加特林那！』阿爾頂洛夫低聲道，跪在她的面前，想要止住她。

「加特林那！」

她回頭看，向他點頭，微笑着，走出去了。阿爾頂洛夫聽見她進去見莫恩了；他忍住呼吸，聽着，但是一聲也不再聽見。老人不作聲或者又失去知覺了。……他本想走進到她那裏去，但是他的雙腿在他下面蹣跚着。……他無力的倒在床上……

(二)

他醒來的時候有好久他都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這是黎明的微曦還是黃昏的暮色，他的房中依然是暗着。他不能定他睡了好久，但是他覺得他的睡眠是不健康的睡眠。醒過來的時候，他將手在臉上摸，好像除去瞌睡與夜間的異象似的。但是當他要往地板上走的時候，他覺得彷彿他的全身都壞了似的，他的無力的四肢不聽從他的命令了。他的頭發痛，而且暈，他一陣熱，一陣冷。記憶意識地歸來，他的心當他一時在記憶中度過去一整夜的時候戰動。他的心和着他的思想猛烈地跳動着，

他的感觸燃燒得，新鮮得，好像並不是一夜，並不是長長的幾點鐘，乃是離加特林那去後如只一分鐘。他覺得彷彿自己的眼中還浸濕着眼淚——或者這是新的眼淚如泉水一般從他的靈魂中流出的麼？而且，說來奇怪，他的苦楚在他甚且是甜蜜的，雖然他朦朧地覺得他再也不能忍受感情的這樣的激越了。有一個時候，他幾乎覺着死了，而且預備把他當作佳賓迎接；他的感觸是這麼劇烈，他的熱情在醒時這麼猛烈地湧起來，這樣的狂喜把住了他的靈魂，以致因緊張而覺醒的生命好像要折斷了似的，要毀壞了似的，要在一分鐘內熄滅而且永消去了似的。差不多就在那個時候，好像回答他的苦楚，回答他的戰抖着的心似的，親懇的，和藹的，銀一般的加特林那的聲音響出來了——如同那內在的音樂，男人的靈魂在愉快的時間，在恬靜的幸福的時間所知道的。緊靠在他的身邊，幾乎就在枕頭的上邊，一曲歌開始了，起初是輕柔的，抑鬱的。……她的聲音抑揚，猝然地完了，好像自己藏起來了似的，溫柔地低吟着那絕望地隱在悲傷着心頭的未曾滿足的願望底苦痛；於是又發出

夜鶯的鳴聲，因了不能制止的熱情顫動着，融化於純粹的銷魂的海——偉大的，無盡的聲音的海，如同第一次戀愛的隆福的瞬間。

阿爾頂洛夫也辨別出其中的字。牠們是簡單，真誠，早已編成的，蘊藏着直接的，恬靜的，純潔的，明顯的感情，但是他把牠們忘却了，他只聽見聲音。從歌的簡單的，質樸的詞中發出別的字來，應和着充滿他的胸中的一切渴慕，應和着他的熱情的最秘密的奧妙；這些字他並不懂，雖然牠們以十足的意識清楚地反應他。一時他聽見絕望地昏在熱情中的心底最後的呻吟，一時又聽見意志和精神的愉快打斷心的鎖鎖，鮮明地，自由地向着無束縛的愛情底無邊的海中躍進。於是他聽見愛人的第一次的誓言，在她臉上第一次的紅暈上帶着芳芬的羞，祈禱，流淚，神秘地，怯懦囁嚅着；於是驕傲的女酒徒的熱情勃發了，轉動她的眼睛四望，哈哈的大笑起來……

阿爾頂洛夫不能忍受歌的結尾了，從牀上爬起來。歌聲立刻消逝了。

『晨安與日安都過去了，我愛，』加特林那的聲音響出來道，『願你晚安；起來吧，到我們這里來，醒來向着鮮明的快樂吧；我們期待着你。我和主人，都是好人，都是願意服侍你的，用愛消除恨吧，若是你的心依然懷着恨。說一句友情的話吧！』……

在她第一次呼喚的時候阿爾頂洛夫已經走出房去了，幾乎就沒有覺出自己是往房東的臥室裏去。門在他的面前開了，鮮明的如同陽光一般，他的奇怪的主婦的黃金般的微笑在他的上面照着。那時，他看見，他聽見除了她沒有二人。在一個時候他的全部的生命，他的全盤的快樂，在他的心中融化成一樣東西了——加特林那的鮮明的像。

『兩個黎明過去了，』她說，將自己的手交給他，『自從我們說了再會以後；第二個此刻正在消逝着哩——向窗外看吧。如同一個處女的靈魂中的兩個黎明，』加特林那笑着接着說道。『一個以第一次含羞使她的臉發紅，當她的寂寞的處女的

心第一次在她的胸中說話的時候，另一個，是當一個處女忘記她的羞，如同火一般的發光，悶塞她的處女的心，將紅血趨至她的臉上。……來，進來到我們家裏，善良的青年人！你麼什麼在門口站着呢？榮耀與愛願上帝賜與你，而且主人也歡迎你！」

笑聲如音樂一般，她拿了阿爾頂洛夫的手，把他引到房裏去。他的心被怯懦壓住了。在他胸中燒着的一切情火，一切狂熱，在片刻間消了，滅了，有一個時候他迷亂地低下眼睛，他怕看她。他覺得她是如此驚人地美麗，他的心受不了她的灼爍的眼。他從沒有看過他的加特林那像這樣過。在她的臉上第一次大笑與快樂閃着光，在她的黑眼睫上乾着傷心的眼淚。他的手在她的手中發戰。若是他睜開了眼，他便看見了，加特林那帶着勝利的笑容注定她的明淨的雙眼在他的臉上，這臉上蒙着一層迷亂的熱情的陰雲。

「起來，老人，」她最後說，好像醒來似的；「向我們的客人說一句歡迎的話

吧，這是一個如同兄弟一般的客人！起來把，我的驕傲的，不屈的老人；起來，拉你客人的白手，使他在棹前坐下把。」

阿爾頂洛夫睜開眼睛，好像只是那時才蘇生過來似的。只是那時他才想到莫恩。老人的眼睛，看來好像爲了死的接近而朦朧，死死地注視着他；心中帶了一陣痛他記起那些上次從黑的，下懸的眉下閃視着他的眼色，和現在帶着苦與怒的眼色相對照。在他的腦中有點暈眩。他四下望，只是那時他才清楚地，分明地認識一切。莫恩依然在牀上躺着，但是只穿了一半的衣服，而且他在那早晨已經起來出房了。如同先前一樣，他頸上結有紅的頸巾，腳上套着拖鞋。他的患病顯然是過去了，只是他臉仍然是蒼白而且黃得可怕。加特林那在他的牀邊站着，她的手扶在桌上，熱切地望着他們兩個。但是歡迎的笑容並沒離開她的臉龐。好像一切事情彷彿都是她指定了似的。

「不錯！就是你，」莫恩說，升起腰來，在牀上坐着。「你是我的房客。我一

定要求你饒恕，先生；我日前糊糊塗塗得罪並且錯待了你，玩放鎗的把戲起來了。那時誰能說你也受了傷心的疾病的打擊呢？我時時愛那樣，」他接着作出一種粗糙的，有病的聲音說，蹙着額，眼光無意識地離開阿爾頂洛夫。「我的困苦如同夜間不叩門的賊一般襲上我來！我日前幾乎一刀刺入她的胸膛……」他說出來，向加特林那點頭。「我病了，一陣急症上來，捉住我——唔，這夠了。坐下，——你將作我們的客人。」

阿爾頂洛夫仍然熱切地注視着他。

「坐下，坐下！」老人着急地叫道；「坐下，若是她歡喜那樣！可見你們是姊妹了，一個母親生的！你們彼此相愛如同情人似的！」

阿爾頂洛夫坐下了。

「你看你有了一個好姊妹，」老人往下說，笑着，露出兩行白牙來，十分堅固。「彼此相愛吧，親愛的人們。你的姊妹美麗麼，先生？告訴我，答！看她的雙

頰是如何發燒；細看，向全世界歌頌她的美吧，表明你心爲着她發痛。」

阿爾頂洛夫皺一皺眉，憤怒地看着老人，他在他的眼下畏縮。一陣盲目的憤怒在阿爾頂洛夫的心中湧起。藉着某種動物的本能他覺着離他不遠的一個致命的仇人。他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他的理性失了作用了。

「莫要看，」他身後一種聲音說道。

阿爾頂洛夫回首。

「莫要看，莫要看，我告訴你，若是魔鬼在試探你；可憐你的愛吧，」加特林那說，笑着，忽然從他後面用自己的雙手把他的臉蒙着；於是即刻又拿開兩手，蒙着自己的臉。但是她的臉的顏色好像透過她的手指似的。她移去自己的手，依然如火一般的發光，勉力要無驚動地，漂漂亮亮地與他們的大笑和打量的眼相遇。但是兩人都無聲地看着她——阿爾頂洛夫因了愛的醉迷，好像這是第一次這般可怕的美人刺了他的心似的；老人冷冷地，注意地。在他的蒼白的臉上什麼都看不見，除了

他的雙唇變青而且無力地顫動而外。

加特林那走上老人跟前，不再笑了，開始把書籍，紙張，墨水瓶，桌上的一切東西都理清拿過去放在窗檯上。她的呼吸緊促，不勻，她時時作一口深呼吸，好像她的心受了壓抑似的。她的全部的胸膛迫出，好像波浪掀起來了一般。她低下她的雙眼，她的漆黑的眼睫在她的明媚的頰上閃光如同尖針一般。……

「一個處女王后，」老人說。

「我的統治者！」阿爾頂洛夫低聲道，渾身發抖。他恢復了意識，覺得老人的眼光注在他身上——他的警視一次閃射在他身上如同閃電——那眼光是貪饞的，惡毒的，冷然侮辱的。阿爾頂洛夫本想從座上起身，但是某種看不見的力量好像縛住了他的腿似的。他又坐下了。他時時捻自己的手，好像不相信現實似的。他覺得自己好像為一個夜魔所迷，好像他的眼睛仍然悲苦的，熱病似的睡夢中閉着。但是，說來奇怪，他不願意醒來。

加特林那將舊布從桌上取下，於是開了一個抽屜，拿出一塊絲繡的華貴的梓布，鋪在桌上；於是她從櫥中取出一個舊式的，祖傳模樣的盒子，把牠放在桌中間，從裏面取出三個銀杯來——一個給主人，一個給來賓，一個給她自己；於是作出一種嚴重的幾乎是深思的態度，她看着老人和這位來賓。

「我們中有誰愛誰，有誰不愛誰麼，」她說。「若是誰討厭誰，我便愛那個被討厭的，我和他同飲一杯。你們每個我都愛得如同兄弟：這樣我們便舉杯以祝愛與和睦吧。」

「飲吧，將惡念沈於酒中，」老人說，變了一種聲音。「倒出來吧，加特林那。」

「你吩咐我倒麼？」加特林那問道，看着阿爾頂洛夫。

阿爾頂洛夫無語地伸出杯來。

「且住！若是一個人有秘密與妄念，願他的願望變成真實的！」老人說，舉起

他的酒杯。

各人舉起酒杯飲了。

『讓我現在和你同飲吧，老人，』加特林那說，轉向主人。『若是你的心腸對我仁慈，讓我們飲吧！讓我們舉杯祝過去的幸福，讓我們向過去的歲月打個招呼，讓我們用心用愛紀念我們的幸福。若是你的心對我親熱，叫我斟滿你的酒杯吧。』

『你的酒是強的，我的鴿子，但是你幾乎就沒有濕你的嘴唇！』老人說，笑着又伸出自己的酒杯。

『唔，我要抵的，但是你要喝到底……老人，爲什麼活着老是抑鬱地沈思呢；喝吧，老人，』她往下說；『沉下你的思想吧。』

『許多的悲哀一定都蘊藏在你的心中，因爲你像這樣自持着！可見你想立刻完結了，我的白鴿子。我和你一同飲，加提亞！你有悲哀麼，先生，若是你允許我簡？』

『我若是有，我是不告訴別人的，』阿爾頂洛夫喃喃道，眼光注射在加特林那的身上。

『你聽見麼，老人？』我有好久我自己都不知道，不記得；但是時間到了的時候，我記起一切，想起一切了；所有一切過去的我又在我的不知足的靈魂中又經歷了一遍。』

『是的，若是人開始只看過去，那是傷心的，』老人似作夢地說。『過去的東西好像飲了的酒一般！在過去有什麼幸福呢？上衣破了，便不要了。』

『人一定要弄一套新的，』加特林那帶着一陣勉强的笑和了一句，同時兩顆大的淚珠好像金剛石一般在她的頰上。『人不能在一分鐘內過去了一生，一個女孩子的心是熱望着生活的——那是趕不上的。你明白麼，老人？看。我將眼淚葬在杯中了。』

『你以悲哀買了很多的幸福麼？』阿爾頂洛夫說——他的聲音因感情的興奮顫

動了。

「可見你自己一定有很多出售的了，」老人答道，「你來冒插一槓，」他作出一陣惡毒的，無聲的狂笑，注意地看着阿爾頂洛夫。

「我買牠作什麼，我有的，」加特林那答道，作出一種煩惱的，生氣的聲音。

「一個人想那想多了，另一個人差不多就不想。一個人想給與一切，什麼都不要，另一個人什麼都不允許，然而順從的心兒跟着他！你誰都莫責備吧，」她往下說，憂愁地看着阿爾頂洛夫。「一個人是像這樣，另一個人是又一樣，而且好像一個人知道靈魂爲何渴慕着什麼人似的！斟滿你的酒杯吧，老人。舉杯祝你的親愛的女兒的幸福，祝你的溫和的，服從的奴人，如同第一次認識你的時候的我一樣。舉起你的酒杯吧！」

「就是這樣吧！把你的酒杯也斟滿！」老人說，取了酒。

「稍停，老人！放開酒吧，我們且先說一句話！……」

加特林那手支在棹上，用一幅熱情的，燃燒着眼睛注意地看着老人。在她的眼上閃着一種奇異的決絕的神氣。但是她的一切動作都是安靜的，她的姿勢是可笑的，想不到的，迅速的。她簡直好像被火燒着似的，而且是令人驚奇的；但是她的美好像因了他的情緒與生動而增加；她的急促的呼吸輕輕地動着她的鼻孔，從她的兩唇中浮出，她的嘴半開的微笑着，露出兩行潔白的甚且如珍珠一般的牙齒來。她的胸懷迫出，她的髮圈，在她頭上繞三道，隨便地搭在她的左耳上，蓋住了她的發光的頰的一部分，汗珠從她的太陽肋上流出。

「告訴我的命運，老人；告訴我的命運，我的父親，在你未醉以前。這是我我的白手掌，——人們叫你術士並非無緣無故的。你從書上讀了，知道一切的魔術！看！老人，將我一切可憐的命運告訴我；只是你要記住莫說一句謊話！就你所知道告訴我——將來你的女兒有幸福麼，還是你不饒恕她，但叫一個壞的，悲苦的命運擋住我的路？告訴我，我將來能否找個溫暖的住處作我的家，還是像一個氣候鳥一

般在好人們中找一個家——終身作一個孤女呢。告訴我誰是我的仇人，誰在爲我準備愛情，誰在計劃對付我；告訴我，我的溫暖的幼穉的心將在寂寥中展開牠的生活而且憔悴死了麼，還是牠自己還可找到一個同伴，與牠和諧地跳着直到新的悲哀來了的時候呢！就這一次告訴我吧，老人，在什麼青天中，在遠遠的海與山林的那邊，我的鮮明的鷹兒生活着。他在熱望地找着他的伴侶麼，他在親愛地等着麼，他將熱熱地愛我麼；他將不多時便厭倦我了麼，他將欺我不欺我呢，總起來就這一次，作最後一次告訴我，老人，我始終要和你一處消磨時光，要在無安慰的蔽處坐着，談隱晦的書麼；老人，什麼時候我向你深深下拜，永遠不再見了，感謝你的麵包與鹽，因爲你給我吃，給我喝，而且將你的故事告訴我？……但是，記住，全說真話，一句謊話不說。時候到了，給你自己辯解吧。」

她越發，越發興奮起來，直到最後的一句話，她的聲音忽然爲情緒所折斷，好像她的心被某種內在的激擾牽引了似的。她的眼睛閃光，她的上唇微微地顫動。在

每句話裏都可以聽出一種惡毒的譏刺如同毒蛇一般，但還有淚珠在她的笑聲裏。她潑着腰伸過棹上向着老人，熱熱地注意着審視他的無光的眼睛。阿爾頂洛夫聽見她的心在她話說完的時候猝然跳動起來了；他一瞥看她的時候，他狂熱地大叫起來，從凳上起身，但是急猝的老人的眼光又使他坐下了。一種侮藐的，嘲弄的，著急的，怒惱的不安底奇異的混合，同時虛偽的，惡毒的好奇心都在他的一掃的急促的瞥視中閃現，時時使阿爾頂洛夫打戰，而且以煩惱，攪擾與絕望的忿怒充填他的心。

老人沉思地，而且帶着一種感傷的好奇心看着加特林那。他的心受刺了，話已經被吐出來了。但是在他的臉上一根眼毛都沒動！當她說完的時候他只微笑。

「你立刻便要知道許多，我的羽毛已豐的鵝鳥，我的試翼的鳥！不如給我斟滿一杯吧！我們且舉杯祝平安與善意；不然我會因了某人的惡眼毀壞我的先兄的。魔鬼是有大力的！罪惡從未遠離過！」

他舉起自己的酒杯，飲了。他喝的越多，他的臉便變得越蒼白。他的眼睛燒得

如同紅煤一般。顯然地兩眼的火似的光與他的臉的猝然死一般的發青乃是另一急病又要發作的徵候。酒是強的，因此在喝完一杯之後，阿爾頂洛夫的目力變得越發不行了。他的熱熱地沸騰的血再忍不住了：湧上他的心頭，困惱而且迷蒙他的理性，他的不安變得漸漸地劇烈了。要舒緩他的上長的興奮，他斟酒滿杯，又盡飲下去，不自知地這樣做着，而他的血在脈管中越發迅速地奔流。他好像昏迷了似的，盡力注意，他幾乎就不能夠明瞭在奇怪的主人與主婦的中間發生些什麼事。

老人用他的酒杯叩着棹子作出一陣噹噹的聲音。

「斟滿，加特林那！」他叫道，「再斟滿，壞女兒，斟滿至杯口！和平地安排他，利用他吧！對了，多斟點，倒出來，我的美人！我們且一齊喝吧！你爲什麼喝那麼少？還是我的眼睛看錯了麼？……」

加特林那答了他幾句，但是阿爾頂洛夫不能十分聽見她所說的：老人不讓她說完；他抓住她的手好像他不能夠約束那壓在他心頭的一切似的。他的臉是蒼白的，

他的眼有一時是朦朧的，有一時又閃射着火光；他的雙唇顫動而且變白了，在一陣不勻的，煩惱的話聲中，在那裏面時時有奇異的狂歡底閃光，他問她說——

『把你的小手交給我，我的美人！讓我告訴你你的命運吧！我要將全盤的真話說出。我的確是一個術士；可見你的也不會說錯的，加特林那——你的黃金般的心說的不錯，只有我自己是牠的術士，不會不將真話告訴這質樸的，女孩子的心！但是——一件事情你沒有看見：教你智慧不是我一個術士的事！智慧並非處女所需要的，而且她聽見一切真話，仍然好像不知道，不明白似的！她的頭是一個陰險的蛇，雖然她的心為眼淚融化了。她給自己解決，在困難擠出條路來，而且守着她的奸計的秘密！有些東西她可以用主意得來，她不能用主意得來的時候，她便要以美迷人，以她的黑眼睛惑男人的心——美征服了力量，就是鐵石心腸也要斷碎的！你將有傷心與悲哀麼？男人的悲哀是沉重的！但是軟弱的心是無所謂困苦的，困苦乃是強梁的心的密友；牠秘密地流出一滴血淚，但是往好人面前去求無恥的安慰：你的傷

心，姑娘，好像沙上的印痕——雨把牠洗去，太陽把牠曬乾，狂風把牠吹起刮跑了。我更告訴你，告訴你你的命運。誰愛你，你便是誰的奴隸，你自己要束縛你的自由，你將把自己抵押而且贖不回來了，你不知道在相當的時候怎樣停止不愛，你將播上一粒種子，你的破壞者將把全穗取回。我的溫柔的孩子，我的小小的黃金般的頭，你將你的一顆淚珠葬在我的懷裏，但是那不能使你滿足的——你立刻流出一百滴來；你不再吐出甜蜜的話，誇張你的傷心的生活！而且你也無須乎爲着眼淚——上天的露珠——悲傷！你的珍珠般的淚珠將高興地回向你去，在可怕的夜裏，那時殘酷的悲哀，罪惡的意念將嚙着你的心——那時另一個人的眼淚將滴在你的溫暖的心上爲了那同樣的眼淚——並非一滴溫暖的淚，乃是血淚，如同融化了的鉛一般；牠將使你白的胸膛變成血，而且直到無味的，陰沉的早晨你將在你的小床上輾轉，流你的心血，不到另一早晨的時候是不療你的新創傷的。斟滿我的酒杯吧，加特林那，再斟滿，我的鴿子；爲着我的神人的勸告把杯斟滿吧，無須再饒舌了。」他的

聲音變軟弱，顫動着，哽咽好像就要從他的胸中發出，他喝盡酒又貪饕地另飲一杯。於是他又砰的一聲把酒杯放在棹上。他的朦朧的眼睛又在閃光。

『唉！隨你怎麼生活吧！』他叫道；『過去的一切算是過去了，完了。斟滿這沈重的酒杯吧，斟滿吧，牠可從頸上咬掉謀反的頭的，全靈魂都可以因之死去！給我安排下漫漫的沒有早晨的長夜，讓我的記憶完全消去吧。喝了的便是生活了的，完了的。可見商人的貨物變陳了，堆得太長久了，他一定白白的不要了的！但是商人本不能隨自己的意把牠賤價賣去。他的仇人的血要流的，無罪的血也是要流的，而那買主本可以犧牲他的失去的靈魂於交易之中！斟滿我的酒杯吧，再斟滿，加特林那。』

但是把杯的手好像硬了似的，而且並不動；他的呼吸急促而且困難，他的頭向後沈。這是最後的一次他注定自己無光的眼睛在阿爾頂洛夫的身上，但是他的眼睛最後也變朦朧了，他的眼皮下垂好像鉛作的一般。一種死一般的青白色展在他的臉

上……有時他的雙唇抽搐而且顫動好像依然勉力要吐話似的——忽然一大滴熱淚沾在他的眼毛上，落下，慢慢地流在蒼白的雙頰上。……

阿爾頂洛夫再忍不住了，他起來，蹣跚着，向前走一步，走近加特林那，握住她的手。但是她好像沒注意似的，連瞥也沒瞥他一下，好像她不認識他似的。……

她也好像失了知覺，好像一種思想，一種固定的意念完全吸住了他似的。她倒入睡着的老人的懷裏，以自己的白臂摟住他的頸子，且以發光的熱切的眼睛凝視着好像釘在他身上似的。她並不像覺到阿爾頂洛夫拿着她的手。最後她轉臉向他，以遲滯的，探查的眼光看着他。看來好像最後她明白了，一陣辛酸的，驚異的笑容疲倦地，彷彿苦痛地來到她的唇上。……

『走開，走開，』她低聲說；『你喝醉了，你是好詐，你不是我的客人……』於是她又轉向老人，將兩眼釘在他的身上。

她看來像貪視着他的每口呼吸，而且以自己的眼安慰他的微睡。她好像怕氣似

的，制止着她的十分跳動的心，而且在她的臉上有這般瘋狂的景慕，以致立刻失望與劇烈的憤怒抓住阿爾頂洛夫的精神。……

『加特林那！加特林那！』他叫喚道，把住她的手如同在虎頭鉗中一般。

一陣痛苦的容顏從她臉上經過；她又抬起頭來，帶着這般嘲弄，這般侮藐的高傲看着他，他幾乎站立不住了。雖然她向老人指着，而且——好像他的仇人所有的嘲弄都鑽進她的眼中，她又向阿爾頂洛夫譏誚地瞥視一下，這使他的心打了一個寒戰。

『怎麼？他要謀殺我，我想？』阿爾頂洛夫說，氣惱昏了。有個魔鬼好像在他的耳中低語他明白她了……他的全心笑着加特林那的固定了的意念。

『我的美人，我要將你從你的商人那里買來，若是你要我的靈魂；不要怕，他不殺我的！……』一陣固定的狂笑，冰冷阿爾頂洛夫的全身，依然在加特林那的臉上。那笑裏面的無限的譏刺碎裂了他的心。並不知道自己在做着什麼，差不多就是

不自覺的，他靠在牆上，從一根釘上取下老人的舊式的，貴重的刀來。一幅驚異的容顏好像上了加特林那的臉，但是同時惱怒與輕藐以同樣的力量在她的眼中反光。阿爾頂洛夫變病了，看着她……他覺得好像有人在衝推，在鼓動他的暴動的手發瘋似的。他抽出刀來……加特林那注視着他，不動的，忍住呼吸。……

他瞥一瞥老人。

那時他猜想老人有一隻眼睛睜開看着他傻笑。他們的眼光相遇了。有幾分鐘阿爾頂洛夫死死地凝視着他。……忽然他猜想老人滿臉都傻笑起來了，而且惡怪的，冷人靈魂的冷笑終於在房中應聲。一種討厭的惡念如同蛇一般爬進他的腦中。他打戰；刀從他的手中落下，掉在地板上鏗鏘的響。加特林那大叫一聲，好像從夢中，從夜魔的手中，從陰沉的，不可移的異像中醒來似的。……老人，非常的蒼白，慢慢從床上起來，生氣地將刀踢在屋角；加特林那站着，蒼白的，死一般的，不能動的；她的眼皮閉着；她的臉因了不能忍受的苦楚癱攣着；她用兩手蒙着臉，傷心地

喊了一聲，幾乎斷氣的倒在老人的腳下。……

『亞里阿霞，亞里阿霞！』從他的氣喘的胸中吐出。

老人把他抱在懷中，幾乎壓毀在自己的胸上了。但是當她將頭藏在他的心上，老人臉上的每點都帶着這般並非假裝的，無恥的傻笑動作着，以致阿爾頂洛夫的全部的靈魂都被恐怖壓住了。欺騙，冷酷，忌妒的專制，可憐的受傷的心的恐怖——這便是他在那陣傻笑看出來的，這無恥拋去所有的假作。

『她瘋了！』他低聲說，戰得如同樹葉一般，而且嚇呆了，他跑出樓外去。

(三)

次日早晨八點鐘，阿爾頂洛夫臉色蒼白，攪擾，而且因為那天的激動依然昏昏的；他開了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的門的時候（他去看他，雖然他本不知道爲什麼）他便驚奇地向後蹣跚，昏頭的站在門口看見莫恩在那屋裏。老人比阿爾頂洛夫的臉色

還要蒼白，好像病得太不能站起來了；不過他不願坐下，雖然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十分歡喜他的造訪，請他這樣做。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看見阿爾頂洛夫也奇怪地叫出來了，但是幾乎立刻他的快樂便消去了，他十分猝然地被掉與其旁的椅子的中間的局促捉住了。這是顯然的，他不知道要說什麼，做什麼，而且充分地覺得吸着煙，在這個難關讓來賓自己想主意是不對。但是仍然（他的迷亂便是這般的）他還是用全力抽着煙，並且確實帶着一種狂熱。阿爾頂洛夫終於進屋裏來了。他急促地瞥了莫恩一眼，一種臉色在老人的臉上閃動，有些像日昨的惡毒的笑容，就是現在牠還使阿爾頂洛夫憤怒地戰抖。不過，一切的仇恨立刻消了，抹掉了，老人的臉作出一種十分不可近的，沈重的態度。他向他的房客鞠了一個大躬。……這幕劇終於使阿爾頂洛夫感覺着現實了。熱心想明白事情的景况，他注意地看着亞羅思拉夫伊里奇，他開始不安而且攪亂起來。

『進來，進來，』他最後說道。『進來，最寶貴的瓦西里米哈里奇；你的光臨

使我榮幸，打一個……印在這一切普通的東西上面吧……」亞羅斯拉夫伊里奇說，指着一個屋角，臉紅得如同一朵般紅的玫瑰；迷亂而且生氣，就是他的最得意的句子都發錯了，他弄出一陣大聲把椅子搬到屋當中。

「我希望我現在不妨礙你，亞羅斯拉夫伊里奇，」阿爾頂洛夫說。「我需要……兩分鐘……。」

「說那裏話！好像你真妨礙我似的，瓦西里米哈里奇；但是讓我敬你一杯茶吧。嘿，聽差……我相信你也不會不喝一杯的！」

莫恩點點頭，藉以表示他不會不喝的。

亞羅斯拉夫伊里奇向進來的聽差喊喚，一定地另要三杯，於是在阿爾頂洛夫的身邊坐下。有些時他把頭轉向右邊又轉向左邊，轉向莫恩又轉向阿爾頂洛夫，從阿爾頂洛夫又轉向莫恩。他的地位是非常地討厭了。他顯然無論如何是想給一邊說幾句話，在他自己想來一定是非常雅緻的。但是雖以他的努力，他簡直不能夠說一

句……阿爾頂洛夫也好像在迷亂中似的。有一次兩人一齊說起來。……莫恩，不作聲，帶着好奇心看着他你兩個，慢慢地張開嘴，露出所有的牙來。……！

『我來告訴你，』阿爾頂洛夫猝忽說道，『因了一種最討厭的情形，我不得不離開我的寓所，而且……』

『想吧，怎樣一種奇異的情形呵！』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忽然打斷他的話道。

『我直說，當今早這位有價值的老人告訴我你的主意的時候，我簡直嚇住了。但是……』

『他告訴你，』阿爾頂洛夫說，驚異地看着莫恩。

莫恩以手摸着鬍子，在袖口中笑。

『是的，』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又接着說；『雖然我或者是誤會了。但是我敢替你說——我能起誓解答，在這位有價值的老人的話中並無一點對你有所貶謫的意思。……』

說到這裏亞羅思拉夫伊里奇臉紅了，努力制止自己的情緒。莫恩看見他們兩人的困惑，可算心滿意足了，於是向前走了一步。

『就是這麼一回事，』他開始道，向阿爾頂洛夫謙遜地鞠躬：『他先生冒昧在你的行爲上惹點麻煩。彷彿，先生，——你自己知道的——女主人和我，就是，我們本當歡喜，坦白地，開誠地，而且我們本不敢說一句話……但是我生活的情形，你自己知道的，你自己看見的，先生！實在話，上天白白地叫我們活着，我們爲那祈求他的聖神的旨意；其餘的你自己看見了，先生，我是不是要訴苦。』說到這裏莫恩又用袖子拭嘴。

阿爾頂洛夫幾乎變病了。

『是的，是的，我自己把他告訴你；他病了，那是他的 Malheur（不幸。）我本想用法文把自己的意思說出來，但是，恕我，我的法文說的不容易；就是……』

『對極了……』

「對極了，就是……」

阿爾頂洛夫和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彼此鞠了個半躬，每人略斜坐在椅子的一邊，兩人都以抱歉的笑掩蓋他們的迷惑。能作事的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立刻復原了。

「我精細地詢問了這位誠實的人哩，」他開始道。「他告訴我，這位婦人的病。……」說到這里有禮貌的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大概希望掩蓋那顯在臉上輕微的困惑，急促地帶着考究地看着莫恩。

「是的，關於我們女主人的……」

有禮貌的亞羅思拉夫伊里奇不再堅持了。

「女主人，就是，你的舊主婦；我不知道如何……但是不錯！她是一個受了磨折的女人，你看……她說他妨礙你……在你的書房裏，而且他自己……你將一件重要的事情沒告訴我，瓦西里米哈里奇！」

「什麼事？」

「關於槍，」亞羅思拉夫伊里奇說出來，帶着極微的責備，幾乎是用最寬恕的音調低語，輕柔地在他的友誼的聲中響着。

「但是，」他急促接着說，「他都告訴我了。你對於他的不能自主的錯待你輕輕地看過，的確作得很高尚的。我敢起誓，我看見眼淚現在他的眼中了。」

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又紅臉了，他的眼睛發光，他感情興奮地移動椅子。

「我，就是，我們，先生，我，一定的，和我的夫人在我們的祈禱中記念你，」莫恩開頭道，向阿爾頂洛夫訴說，而且看着他，同時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征服了自己的習慣的攪亂；「而且你自己知道，先生，她是一個有病的人，愚蠢的女人；我的雙腿差不多也就站不住了……」

「是的，我預備好了，」阿爾頂洛夫着急地說；「請吧，夠了，我直接要……」

「不，先生，我們很感激你的」（莫恩深深地鞠了一個躬）；「那並不是我想告訴你的，先生；我想說一句話——你知道，先生，她差不多就是從她的老家到

我這裏來的，那就是說很遠，如同俗話說的一樣，從天邊來的——莫要罵我們的卑微的談話，先生，我們是無知識的人——而且從極小的時候她就是像這樣！一個有病的腦子，輕率，她在林中長大的，長成一個鄉下人，始終是在工人，船手中生長；之後他們的房屋都燒掉了；她的母親被燒，她的父親燒死了——我敢說就不知道她要告訴你些什麼……我不干涉，但是——你看，先生，她是十分不可醫治了，就是這麼一回事。給她留下來的只有我，她便同我過活。我們生活着，我們向上帝禱告，信賴全能者；我從未在什麼事情上逆過她的意思。」

阿爾頂洛夫的臉變了。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看看這一個，又看看那一個。

「但是，那並不是我所要說的……並不是！」莫恩自己改正，嚴重地擺着頭。

「她是——若是可以這樣說——這麼一個思想幼稚，這麼一個親愛的，任性的東西，她老是需要一個情人——若是你饒恕我這樣說——一個她愛的人；她便是在那點上發瘋。我以童話給她消遣，我在那上面用盡我的本事。我看見她怎樣——原諒

我的愚蠢的話，先生，『莫恩往下說，鞠躬而且以袖頭拭着鬚子——』她怎樣和你交朋友；你——若是可以這樣說——希望接近她帶着一種戀愛的意思。』

亞羅思拉夫伊里奇臉飛紅了，憤憤地看着莫恩。阿爾頂洛夫在座上幾乎就坐不住了。

『不……並不是那回事，先生……我簡單地說，先生，我是一個鄉下人，我是服侍你的。……自然，我們是無知愚民，我們是你的僕人，先生，』他說出來，深深地鞠躬；『我的妻和我將全心全意地為你祈禱。……我們需要什麼呢？身體健強，不缺吃的——我們不抱怨；但是我將怎麼辦呢，先生；把頭放進活結裏去麼？先生，你自己知道人生是怎麼一回事，而且要可憐我們；但是那成了什麼樣子，先生，若是她有一個愛人了！……原諒我的粗魯的話，先生；我是一個鄉下人，先生，然而你却是一個紳士。……你是一個青年人，驕傲而且急躁，然而她，你自己知道，先生，乃是一個無知的孩子——陷入罪惡在她是一件容易事。她是一個肥美

的女子，有紅似白而且可愛，然而我却是個常病的老人。唔，魔鬼彷彿試探了你。我時常用童話媚她，我的確媚她；而且我要如何禱告呵，我的妻和我，爲着先生你！我們將如何地禱告呵！然而她於你算什麼呢，先生，若是她漂亮？她仍然是一個思想簡單的女人，一個鄉下女人，一個愚蠢的，粗笨的丫頭，只能作像我這樣一個鄉下人的配偶。像你這樣的紳士，先生，和鄉下人們交朋友是不像話的！但是她和我將爲你向上帝禱告；我們將如何地禱告呵！』

說到這里莫恩鞠一個大躬，好久沒有直起腰來，不住地用袖頭拭嘴。

亞羅思拉夫伊里奇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站着。

『是的，這位好人，』他迷亂地說了，『向我說過幾條不好的事情；我不敢相信他，瓦西里米哈里奇，我聽說你依然在病着，』他急促地插入說道，在極端的困惑中，眼裏充滿了情緒看着阿爾頂洛夫。

『是的，我負於你們的好多？』阿爾頂洛夫急猝地問莫恩道。

「你說什麼，先生？算了吧。你簡直是侮辱我們了，先生，我們真要害臊了，先生。我和我的女人得罪你了麼？」

「但這確是奇怪，我的好人；爲什麼，他先生租你的房子；你不感覺得你拒絕他是侮辱他麼？」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插口道，以爲告訴莫恩他的行爲的奇異與無禮是他的責任。

「但是，實實在在說，先生！你是什麼意思，先生？我們那點沒有使你歡喜？我們使盡本事了，我們用盡了所有的力量，老實說！算了吧，先生，算了吧。願基督矜憐你！我們真是無信心的人麼？你本可以住着，你本可以和我們同食我們的卑微的飯；你本可以在那里睡，——我們本不願說什麼拒絕的話，我們本不願吐出一個字；但是這壞東西試探了你。我是一個受過苦惱的人，我的女人也苦惱了——叫人怎麼辦呢？也沒有人侍候你，不然我們倒是歡喜的，真心歡喜。我和我的女人將如何爲你騰告，我們將如何爲你騰告呵。」

莫恩彎腰鞠躬。淚珠湧入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的愉快的眼中了。他熱心地看着阿爾頂洛夫。

「何等慷慨的主意！何等神聖的厚誼將在俄羅斯人民中發現！」

阿爾頂洛夫粗野地看着亞羅思拉夫伊里奇。

他幾乎嚇昏了，從頭到底地考察着他。

「是的，確實，先生，我們崇敬厚誼；我們確實崇敬牠，先生，」莫恩接着說，用全袖口掩着鬍子。「不錯，確實，這個意思我剛想到；我本願把你當作賓客歡迎，先生，上帝作證，我們本願，」他往下說。逼近阿爾頂洛夫；「而且我什麼也沒有說的；另一個日子我本不願說什麼，什麼都不願說；但是罪惡是唯一的蛇，而且我的女人有病。唉，倘若不是爲着女人！若是我孤單着，比方說；我要如何歡喜你，我要如何服侍你，我不服侍你麼！不尊敬你先生我們尊敬誰？我本可以治好了你的病，我知道法子。……你本可以作我們的賓客，的確可以，那在我們是一句

大話！……」

「是的，實在；有這麼一種法子麼？」亞羅思拉夫伊里奇說……斷了。

不久以前，亞羅思拉夫帶着極大的驚奇上下地看阿爾頂洛夫的時候，阿爾頂洛夫誤會了他了。

自然，他是一個誠實的，可尊敬的人，但是現在他明白一切了，而且要知道，他的地位確是很難處的。他想轟然大笑！若是他自己和阿爾頂洛夫在一處，——兩個這樣的朋友——自然，亞羅思拉夫伊里奇不用努力自制而歡然狂笑起來！不過，他本願用一種紳士的方法將這事辦了。他本願大笑後深情地壓着阿爾頂洛夫的手，本願正當地，公平地使他覺得他對他加倍地尊敬，他在每種事情上都能讓步……自然，他不願提到他的年青的。但是事實上，他帶着他的習慣的有禮貌的情感，處在一種最困難的地位，自己就不知道怎麼辦。……

「方法，那只是滓渣，」莫恩說。因了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的拙然的觀察，他的

臉上麻了一陣。『在我的鄉下人的愚蠢的意見，我應當說，先生，』他往下說，向前走了一步，『你讀的書太多了，先生；如同我們鄉下人所說的俄羅斯的俗話，『機鋒超過智慧了。』……』

『夠了，』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嚴厲地說道。

『我去，』阿爾頂洛夫說。『我感謝你，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我要來的，我一定要來看你的，』他說，藉以回答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的加倍的恭敬，他不能再留他了。『再見再見，。』

『再會，先生，再會；莫要忘記我們，來會我們這可憐的罪人們。』

阿爾頂洛夫沒有再聽見什麼——他走出去如同心神迷亂的人一般。他再忍不住了，他覺得毀了，他的心智是麻木的，他模糊地覺得他被病纏住了，但是冷酷的失望在他的靈魂中統治着，他如只覺着一陣莫明其妙的苦痛在他的胸中壓榨着，細嚼着；在那一刻中他想死。他的腿快站不住了，他在牆邊坐下，不注意走路的人，

也不注意那開始聚在他周圍的人羣，也不注意問話，也不注意好奇人的檢視。但是，忽然，在嘈雜的聲音中他聽見他上面莫恩的聲音了。阿爾頂洛夫抬起頭來。老人的確正在他面前站着，他的蒼白的臉是帶着沉思的而且是莊嚴的，較之在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家裏演粗野的滑稽劇的他，他現在完全是另一個人了。阿爾頂洛夫站起來。莫恩拉着他的膀子，引他出了人羣。『你要取你的東西，』他說，斜視着阿爾頂洛夫。『莫要傷心，先生，』莫恩叫道。『你年青着哩，傷什麼心？……』

阿爾頂洛夫並沒有回答。

『你生氣了麼，先生？……一定你現在是很生氣的……但是你並沒有理由；每個人都看着自己的東西！』

『我不認識你，』阿爾頂洛夫說；『我不想知道你的秘密。但是她，她！……』他說出來，眼淚成線的從他的眼中流出。風從他的臉上一滴一滴刮着，……阿爾頂洛夫用手拭去了；他的姿勢，他的眼睛，他的青唇的不能自主的顫動，看來確都像

瘋了一波。

「我已經告訴你，」莫恩說，皺着眉毛，「她瘋了！什麼使她發瘋？……你何必要知道？但是，在我，她就是這樣，也是可愛的！我愛她甚於我的生命，我誰都不給的。你現在明白麼？」

在阿爾頂洛夫的眼中閃了一陣急促的火光。

「但是我爲什麼……？我爲什麼情願喪失我的生命？我的心爲什麼痛？我爲什麼知道加特林那？」

「爲什麼？」莫恩笑着，想着。「爲什麼我不知道爲什麼，」最後他說出來了。「一個女人的心並不如海一樣的深；你能夠知道的，但是牠是機伶，頑固，充滿了生命！她要什麼她一定立刻便要！你也可以知道，先生，她想離開我跟你去；她厭煩老人了，她所能同他過的一切都過完了。好像你一起始便使她迷了，雖然不是你或者別人都沒有關係的……我在什麼事上都不違反她的意思——若她要鳥的

乳，我也要給他找鳥的乳來。若是沒有這樣的一隻鳥兒的時候，我便要給他做一隻；她定下主意了，雖然她自己并不知道她的心瘋戀着什麼。因此我看出來了，還不如仍舊吧！唉，先生，你很年青，你的心依然是熱的，如同一個被棄的女郎，眼淚都乾在袖頭上！讓我告訴你，先生，一個軟弱的人不能夠自立的。你將一切東西都給他，他自己又要來，全盤交回的；將世界上的王國的半數交給他把持，試一試，你作什麼感想？他立刻便到你的拖鞋裏藏着，——他將使他自己變得這麼小。以自由交給一個軟弱的人——他自己將把牠捆起來，交還給你。對於一個愚蠢的心自由是沒有用的！人就不能像那樣過下去！我剛把這一切告訴你，你是很年青的！你於我有什麼關係呢？你來了，走了——你或者別人，全是一樣的。我一起頭就知道全都是一樣的；人家不能夠違反她，人家不能說一句話違反她，若是人家想維持自己的幸福；只是，你知道，先生，——莫恩回想着往下說——「如同俗話所說的，什麼事情都會發生的；人在忿怒中急抓一把刀，或者一個無武器的人如同羊一

般跑向你，兩隻手光光的，以牙齒咬破他的仇人的咽喉；但是讓他們把刀放在你手裏，你的仇人光着胸膛在你面前——不怕，你將退回去的。」

他們走進院中。那個韃靼人遠遠看見了莫恩，向他脫帽，狡猾地看着阿爾頂洛夫。

「你的母親在那裏？在家麼？」莫恩向他叫道。

「在家。」

「告訴她幫忙他搬他的東西，你跑去吧！」

他們上樓。老女僕看來實在是門房的母親，正將房客的東西弄來一塊，煩燥地把牠們繫成一大捆子。

「等一刻；我將把你的別種東西拿出來；那剩在那裏面哩。……」

莫恩走進房裏。一分鐘以後他回來，交給阿爾頂洛夫一個華麗的鋪墊，絲線織的，就是在他病時加特林那放在他的頭下的。

「她送你這個，」莫恩說。「現在永遠去了吧，祝你有好運；記住，此刻，莫要留戀了，」他用父親般的音調接着說，低下了聲音，「不然禍害會因之出來的。」

顯然他不想得罪他的房客，但是當他拋最後的眼色向他的時候，一種極大的惡意無意地現在他的臉上。他幾乎是憎惡地在阿爾頂洛夫後面關上門。

在兩點鐘之內阿爾頂洛夫搬進德國人席皮思的屋裏去了。提亨一看見他的時候嚇住了。她立刻便問他的健康，當她知道了有什麼不好的時候，她立刻盡力去看護他。

老德國人得意地向他的房客表示他如何正要下樓去在門上貼一個新告白，因為阿爾頂洛夫預先所付的房租就在那天算完了。老人用種轉灣磨角的方法利用機會誇揚德國人的精密與誠實。當天阿爾頂洛夫便病了，一直睡了三個月。

漸漸地他變好點了，而且開始出門去。在德國人的寓所裏的日常生活是安靜而

且單調的。老人沒有什麼特別的性格：漂亮的提亨，在相當的限度內，便是可以希望的一切。但是人生在阿爾頂洛夫好像永遠失去了顏色似的！他變得多夢而且易激；他的易動感情的性質變成矛盾的樣子，而且他莫明其妙地陷入於苦悶的，忿怒的憂鬱病中了。他有時幾個禮拜不翻一次書。他的將來關閉了，他的錢正化去了，他放棄所有的努力，他甚至想也不想將來。有時他對於科學——他的舊愛——的舊狂熱，他對於自己的創作作品的舊的異象，活鮮地從過去升起，但牠們如只是壓抑而且悶塞他的精神的力量。他的心智不願工作。他的創造的力量算是停了。看來好像這一切幻象在他的想像中長成巨人，故意地嘲弄牠們的創造者的無能。在抑鬱的時候，「他不禁將自己和魔術家的小徒弟比；這小徒弟偷學了他的師傅的咒語，吩咐掃帚給他拿水來。使自己喝噏了，因為他忘記怎樣說，『停住。』可能地一個完全的，創見的，獨立的理想的確在他的心中存在着。或者他命定了要作一個科學家。至少他自己在過去是怎樣地相信。純正的信仰便是將來底抵押品。但是現在有時他

自己笑自己的盲目的信心，而且——而且一步也不向前進了。

六個月以前，他作出來了，創造了，而且記在紙上，在非創造的瞬間他建起了最穩固的希望在一件作品的草稿上（因為他是這麼年青）。這是與教會歷史有關係的一件作品，他的最切的，最熱的信心都要在那裏找表現。現在他將那個計劃讀了一遍，改了一改，想了一遍，又讀一過，拿起細看一看，最後並沒有在舊底上加點新鮮的東西，把這理想拋棄了。但是有種與神秘主義，命運主義同類的東西，和一種對於神秘者的信仰開始在他的心中活動。這不幸的傢伙覺得自己的受苦，求上帝寬恕他。德國人的女僕，——一個虔誠的老俄國女人，時常帶着賞識地形容她的溫和的房客如何祈禱，他如何一跪幾點鐘好像失了知覺似的在教堂的鋪道上……

他從沒有向任何人說過他遭遇了些什麼事。但是時時，尤其是當教堂的鐘聲引起了他想起往日的時候：在往日有一次他的心第一次疼痛，帶着一陣新的感情顫動，他在上帝的殿中跪在她的身邊，忘却一切，什麼都聽不見，除了她的怯懦的心

的跳動，他以銷魂的，愉快的眼淚洗濯那從他的寂寞的生活中躍出來的新而發光的希望——於是他的永遠負傷的靈魂裏起了暴風；於是他的靈魂戰慄，愛的痛苦又將焦人的情火在胸中燃起；於是他的心因悲哀與熱情而疼痛，而且他的愛好像同他的悲傷一齊生長。時常一來幾點鐘，忘記了自己與日常的生活，忘記了世界上的一切，他在原地方坐着，孤寂的，抑鬱的；絕望地擺着頭，滴着無聲的眼淚，自言自語道——

『加特林那，我的寶貴的鴿子，我所愛的一個姊妹！』

一種討厭的思想開始日漸苦痛他，牠越發，越發活潑地纏繞着他，每日在他面前作出更可信更實在的形像。他猜想——最後他十分相信了——他猜想加特林那的理由是健全的，但是莫恩叫她『軟弱的心肝』是對的。他猜想，某種秘密，某種神妙限制她跟着老人，他並想加特林那雖然是天真，無罪，如同一個純潔的鴿子似的，但却已入於他的勢力中了。他們是誰？他不知道，但是他不斷地看見一種極端的暴

虐壓在一個可憐的，無保護的東西的上面的異象，他的心激怒，戰慄在無力的憤忿中。他猜想，在她的猝然醒來的受驚了的眼前，屈辱的觀念巧妙地陳出了，可憐的軟弱的心巧妙地受着苦痛，真理於她是絞纏着的，故意地在必須的時候她便被弄得盲目了，她的困惱的熱情的心底無經驗的意向受了刁狡的阿諛，漸漸地那自由的靈魂被剪去了雙翼，終於使他不能抵抗，或向着自由的生活自由行動……

漸漸地阿爾頂洛夫變得越發不愛社交，而且，講良心話，這些德國人並不阻止他向這方面趨。

他愛無目的地在街上亂逛。他情願在黃昏的時分選遼遠的，幽僻，人們不常到的地方。在一個下雨的不適衛生的春天的晚上，在他所愛的後胡同之一條中，他碰見了亞羅思拉夫伊里奇。

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是可以看出來地瘦了。他的友誼的眼光看來是暗昧的，他全部看起來是帶着失望的神氣。他正在拚命地忙着什麼最緊急的事務，全身濕透而且

泥污了，這一整晚上有一滴雨水最怪地掛在他的十分合式但是此刻青了的鼻子上。並且，他長了毳。

這些毳與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偷看他，好像要避免和老友相遇似的這件事，幾乎使阿爾頂洛夫受驚了。說來奇怪，這甚且傷了他的心，這心是直到此時不覺得需要同情的。其實，他愛他像他先前樣，——簡樸，仁慈，誠實；說話和講，有點笨，但是毫無做作假裝明理的樣子。我們會喜歡過的一個愚人，正因為他的愚，忽然變明理了，是討厭的；那是萬分不令人滿意的。不過，他看着阿爾頂洛夫所作出的不信託的樣子迅速地抹去了。

他依然保持他的舊禮節，我們都知道的，這些禮節一直等到人死都不會忘的，就是現在他還要博得阿爾頂洛夫的信心。第一他說他太忙，於是說他們好久彼此沒有見面；但是忽然談話轉了一個大灣子。

亞羅思拉夫伊里奇開始談論人類普遍的欺騙。談論這個世界的所謂幸福的頂

暫，談論虛幻中的虛幻；他甚且不止冷淡地提到普希金，帶譏刺地提到他的幾個熟人，結尾，他甚且暗示出來一般叫作朋友的欺騙與詭詐，雖然世界上就沒有真友誼，這麼一種東西從來就沒有過；總之，亞羅思拉夫伊里奇變聰明了。

阿爾頂洛夫並沒有反駁他，但是他覺得十分傷心，好像他埋葬了他的最好的朋友似的。

「哦！想吧，我忘記告訴你，」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忽然開頭道，好像想起什麼很有趣的事情了似的。「有一段新聞！我把牠當作一件秘密告訴你。你記得你曾住過的房屋麼？」

阿爾頂洛夫驚慌而且臉色變白了。

「唔，只消想一想吧，在那家裏發現一幫賊；就是，你相信我麼，一幫匪人；各種的強盜，私運東西的，誰知道是些什麼東西。有的捉住了，有的依然在搜查着；最厲害的命令已經下了。你能信麼！你記得房主麼，那個虔敬的，看來很有價

值的老人？」

「唔！」

「想起來人類叫人如何呢？他就是他們那幫的頭子，領袖。這不可笑麼？」

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帶着感情說話，因一個例子判斷全人類，因為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只能那樣，那是他的性格。

「他們？莫恩？」阿爾頂洛夫低聲咕咕道。

「哦！莫恩，莫恩！不，他是一個有價值的老人，非常可尊敬的……但是，原諒我，你透出來一道新光……」

「爲什麼？他也在幫麼？」

阿爾頂洛夫的心要急裂了。

「不過，如同你所說的……」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接着說，將他的鉛似的眼定在

阿爾頂洛夫身上——這是他在沈思着的一個記號——「莫恩不能是他們中的一個。

正三個禮拜以前他同他的妻一陣回家到他們自己家鄉去……我從門房那里知道的，
那個小韃靼人，你記得麼？」

□ 小說

死灰

沈松泉著

三角半

寇

黎錦明著

六角

監獄

王任叔著

三角

苦笑

全平著

四角半

女媧氏之遺孽

葉靈鳳著

四角半

我的女朋友們

金滿成著

四角半

玫瑰殘了

羅西著

印刷中

△ 上海光華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二月付印
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出版

版權
所有

主婦全一冊

實價洋五角

Dostoevsky

白萊

光華書局

光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

總發行所

著者

譯者

印刷者

發行者

57
260044

260044